# 不朽的故事

## 五

### 孟子篇

蘇俊源 編著

# 序言

孔孟皆是揚儒家　一生宣道無閒暇
得其要旨可融洽　至聖亞聖冠天下

孟子在《離婁上篇》說：「天下溺，援之以道。」處在戰國七雄割據，諸侯為了私慾，發動戰爭，使得社會混亂，民不聊生，加上各種學流的橫行，百家齊鳴各爭一席之地，愈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猶如天下的百姓沉溺於苦海之中，因而孟子眼看道德沉淪，內心感到萬分憂慮，於是提倡孔門聖道，用以拯救當時的社會，使百姓能夠出離苦海。

如今我們生活在這個似乎不太平靜的世代裡，起因於男不遵三綱五常，女不守三從四德，人人都要爭自由，以為摧毀這些陳舊的教條，就可以讓人自由。從來不知道自由的意境，經常背道而馳，不去探討這些教條真正的涵意，以及善用的功能，因而無法知道，古聖賢

所留傳下來的這些規範，正是穩定社會，讓人得以安詳生活的要素。

如今許多人對於自由的作法，以為只要我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這種放任的生活態度，使得社會的道德防線崩潰，人人沉溺在慾望當中，任由慾望折磨，猶如浸淫於苦海之中，雖知其苦，但不知如何出離。這不但無法讓我們得到自由幸福，反而會因社會混亂，讓我們失去自由幸福。

孟子為了駁斥當時許多諸侯、學者的不正確觀念，聲嘶力竭地到處宣揚孔門儒學的聖道，卻被以為是好辯。然而有正義感的人，真心為世界為人類付出，就不必在乎他人的錯誤指責，因此才能成為中流砥柱，磨練出堅忍的毅力與智慧，現代的社會，正是需要更多此種人士，才能挽回人慾狂瀾，走向正道，讓社會安定，人人才有幸福的日子可過。

在《孟子》一書中，充滿了孟子人生的歷練，與待人處事的智慧，本出版社在這部十冊的《不朽的故事》中，於第五冊列入《孟子篇》共五十篇，其中一到三篇，以及最後一篇外，其餘四十六篇，題

裁皆是取自《孟子》一書，期望此書的出版，能給讀友對孟子更多的認識，並能從中取得您需要的人生智慧。感謝韋憲前賢的撥冗校對，以及諸大德的贊助，讓本書得以順利付梓，更祈望諸位前賢能多予指導。

後學　蘇俊源　敬序

西元二〇一四（103）年六月一日于新北市中和勤學齋

# 目錄

序言 …… 2
前言 …… 9
01 孟子家世 …… 12
02 孟子生平 …… 16
03 孟母教子 …… 20
04 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篇） …… 24
05 與民偕樂（梁惠王上篇） …… 28
06 五十百步（梁惠王上篇） …… 32
07 無失其時（梁惠王上篇） …… 36
08 率獸食人（梁惠王上篇） …… 40
09 仁者無敵（梁惠王上篇） …… 44
10 引領而望（梁惠王上篇） …… 48

11 明察秋毫（梁惠王上篇）52
12 緣木求魚（梁惠王上篇）56
13 恆產恆心（梁惠王上篇）60
14 與民同樂（梁惠王下篇）64
15 樂憂天下（梁惠王下篇）68
16 取與勿取（梁惠王下篇）72
17 君行仁政（梁惠王下篇）76
18 以小事大（梁惠王下篇）80
19 猶解倒懸（公孫丑上篇）84
20 浩然之氣（公孫丑上篇）88
21 揠苗助長（公孫丑上篇）92
22 出類拔萃（公孫丑上篇）96
23 自求多福（公孫丑上篇）100
24 天下無敵（公孫丑上篇）104

25 惻隱之心（公孫丑上篇）……108
26 反求諸己（公孫丑上篇）……112
27 君子不由（公孫丑下篇）……116
28 天時地利（公孫丑下篇）……120
29 尊德樂道（公孫丑下篇）……124
30 受與不受（公孫丑下篇）……128
31 寡人之過（公孫丑下篇）……132
32 君子之過（公孫丑下篇）……136
33 舍我其誰（公孫丑下篇）……140
34 君子德風（滕文公上篇）……144
35 枉己直人（滕文公下篇）……148
36 謂大丈夫（滕文公下篇）……152
37 大旱望雨（滕文公下篇）……156
38 一傅眾咻（滕文公下篇）……160

39 言距楊墨（滕文公下篇）…… 164
40 規矩方圓（離婁上篇）…… 168
41 順天逆天（離婁上篇）…… 172
42 三年之艾（離婁上篇）…… 176
43 腹心寇讎（離婁下篇）…… 180
44 教射反害（離婁下篇）…… 184
45 君子不患（離婁下篇）…… 188
46 不孝有五（離婁下篇）…… 192
47 好是懿德（告子上篇）…… 196
48 魚與熊掌（告子上篇）…… 200
49 天降大任（告子下篇）…… 204
50 孟子之後 …… 208

# 前言

儒家宗風孔子創　曾子子思續發光
百家齊鳴孟子壯　儒家心法顯性王

儒門心法，自從孔子開創之後，隨著顏回、曾子、子思、孟子，以及諸多弟子的到處設教宣揚，其後嗣以各種方式，將儒風發揚光大，成為中華文化非常重要的主流之一，同時也使孟子成為中華固有道統，前十八代的最後一位祖師。

儒門心法是孔子為了因應當時混亂的社會，為淨化人心拯救世人而提倡。在春秋戰國王道漸漸式微，霸道興盛，諸侯為了壯大自己，根本無視君王的存在，人人為利而忘義，為私而棄公，貪婪的心，造成永遠無法滿

足的慾望，互相侵伐，社會秩序大亂，冤怨糾纏不清，使得因果不斷地輪迴報應，社會也因此不平靜。

國家的混亂，人民顛沛流離，怨氣衝天，冤冤相報。孔子有見於此，其仁慈的心油然而生，於是挺身而出，不畏強權的欺凌，不受權利的誘惑，雖不能善世於當時，其智慧的言行，卻成為後世的甘露，也讓有志於修身養性，救世濟人的志士，有個依據的典範，於是後有孟子為儒門心法，繼起奮鬥。

如今《孟子》一書，乃是其學生將其言行輯錄而成，共有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等七篇，並各分上下。在《漢書　藝文志》記載，《孟子》有十一篇，經過東漢趙岐的考證，如今所留存的七篇，才是真的，其餘四篇是外人增添。《孟子》共有二六〇章，約三萬五千個字。本書祇從中選四十六篇，應用在修心養性、修身齊家治國

方面加以整理，期待對讀友，不論在認識孟子方面能有所助長，同時在修行方面能有所助益。

# 01 孟子家世

孟子遠祖始帝嚳　魯國伯禽是先祖
孟父爲激母仉氏　栽培孟子走聖路

綜觀世事，積善之家，其後嗣往往得到福報；造惡之家，其子孫經常遭受惡報，是以《易經　坤卦　文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從歷史的資料來看，無一事能脫離此現象，無一人能獨脫此報應。古今中外，多少聖哲偉人，探究其祖先，都可以發現其利世澤民的共同原則，如此所積的善德，使得血統中遺傳著上天的至善之性，不被外境的物慾所侵蝕，能在其後世的子孫發揚光大。本書所談中國道統中的亞聖孟子，也是其中一例，其能在當世發揮儒家的精神以善俗益世，不畏強權以捍衛真理，不使邪說迫害真理。其學說及精神，足以為後

人的引導與楷模。在如今科學發達，功利主義橫行，道德漸漸淪喪，已經造成人心不安的世代中，正是可以成為找回至善本源的明燈，給自己心靈上提供安定的作用，讓我們先來看看其祖先的傳承。

孟子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后稷，名叫棄，是周族的初祖。棄的母親是有邰氏的女兒，姓姜，名原，乃是帝嚳的妻子。棄善於稼穡的農事，帝堯任命他為農師，教導百姓耕種，使得天下物產豐富，獲利甚多，百姓食物充足，生活安定，有大功勞。當堯帝禪位給舜帝後，封棄於邰，號稱「后稷」，別姓姬氏。

后稷傳至公劉，約於夏朝末年，公劉帶領族人，遷移至豳（讀賓），選擇土地建造都城，建設房屋安頓百姓，使得百姓安居樂業，豳地也因此漸漸繁榮。公劉的第九代孫古公亶（讀膽）父，為避開狄戎侵犯，將族人遷至岐山下。由於他的仁德好善，豳國的百姓多數前來依附，終於在岐山下的周原，選擇地方建立城市。豳國有了紛爭，

受到周人的感化而平息，想要前來侵略的異邦，都聞風而逃遁。古公亶父成為周朝的奠基者，被周人尊稱為「太王」。

古公亶父之子季歷，季歷傳位給姬昌，商紂王封他為「西伯侯」，即史稱的周文王。他修德行善，禮賢下士，善待百姓萬物，諸侯與百姓皆服從他的教化，當時為眾望所歸，三分天下擁有二分。武王繼位，建都於鎬，在其弟周公旦與姜子牙的輔佐下，國勢鼎盛。由於當時紂王昏庸無道，親近奸佞，濫殺無辜，眾叛親離，武王於是率領諸侯伐紂，代替殷商而擁有天下。

周公之子伯禽，為魯國首任國君。春秋時代，魯國的三桓與魯莊公，都是魯桓公（魯國第十五任君王）的兒子，慶父排行第二，稱仲孫氏，後改為孟孫氏。依據《史記　孟子列傳》載：「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其父親名叫激，母親仉氏。

據《天中》記載：「孟子誕生時，孟母夢神人駕祥雲，自泰山冉

冉而來，止於孟宅上空，孟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閭巷皆見五色彩雲覆其居。」

孟子的祖先，積德無數，在其血統中一直流傳本性的良知良能，沒有在歷史的變遷中被埋沒，尤其在孟子應世的年代，當時正是諸侯爭權，諸子百家齊鳴，其所提倡的理念，給百姓提供重要且正確的觀念，也給後世留下重要的智慧。

## ❖會意❖

**至善本性來自大道　雖經動亂不被干擾**

**堅守正道慾望減少　推己及人其品自高**

# 02 孟子生平

孟子姓孟名叫軻　三歲失父母代責
教子有方培聖格　萬古流芳人稱賀

先哲說：「百善孝為先。」儒家以提倡孝悌為人道的根本，為安定社會的基礎，所以孔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　學而篇》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出生時的環境，並不是很理想，卻能夠在其母親用心規劃教育下，造就其偉大的人格，讓我們來看看孟子的一生。

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軻，或字子車、子輿，戰國時鄒國（今

山東省鄒縣）人，生於周烈王四年（西元前三七二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二八九年），安葬於今山東省鄒縣城東北的四基山西麓。

父親名激，孟氏先祖原是貴族，此時已是平民百姓了，為了求取功名，曾到宋國求學，不幸在孟子三歲時就過世了。母親仉（讀掌）氏，山西并州人，魏國公子仉啟的女兒。仉氏天資聰穎，知書達禮，善於女工，尤其精於針線紡織。她在丈夫過世後，決心盡畢生之力，把孩子培養成一位正直的君子。

孟子的誕生地，是一個山川環抱的美麗小村莊，名叫鳧（讀服）村，家中只有三間小房和一個小院，環境非常優雅。孟母平時為人樂於助人，說話和氣，在當地有很好的人緣，尤其對於孟子的教育，非常重視。不但以其孜孜不倦，堅苦卓絕，不畏窮困艱難，嚴以律己的精神，以身作則，其身教重於言教的作為，成為影響孟子人格的重要

因素。並且善於選擇仁里居住，且教子有方，在平時的生活中，自己的言行若有疏失，便立即自我反省改進，以作為孟子的行為典範。

孟母為了孟子的教育，曾經三次搬遷住家。她原本居住在鳧村，位於鄒城北邊，馬鞍山的東邊，此地是孟氏公族的墓地。孟子整天學習安葬死人的遊戲，孟母因而遷至鄒城西邊的廟戶營村，孟子又開始學習殺豬賣肉。因而又遷至鄒城東邊的學堂旁，從此孟子開始其讀書的生涯。後來負笈從師於魯國的高士司徒牛，他是孔子之孫子思的嫡傳弟子。在此經過三年的努力學習，奠定了孔門儒學的思想基礎。

學成歸國，在外表叔公公孫璽的鼓勵與贊助下，成立「子思學院」，當時孟子年約二十三歲，以繼承孔子、曾子、子思的儒學思想為職志，主張「性善論」，並在此培育人才，將聖人之學傳與學人。他本著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對於全天下前來求學者，來者不拒。在其四十歲時，曾勸鄒穆公推行仁政。在四十二歲時，到任國拜訪季

任。從四十三歲開始，效法孔子帶領弟子遊歷各國，遍遊齊、宋、薛、滕、魏，以推行王道仁政於天下，希望堯天舜日重現。在五十三歲時，回國奔母喪，葬母於魯國，並守孝二年。接著又繼續至各國，向國君推行仁政，後因無法受到重用，乃率弟子回魯國，開始著述，留下《孟子》一書，對後世影響甚大。

善繼孟母之志，善述孔聖之事，正是孟子一生的寫照，由於其孜孜不倦的努力，不棄不離地發揚儒家的精神，使得儒風能發揚光大。

## ❖會意❖

**諸侯爭霸爭權奪利　諸子百家各倡其理**
**孟子尚孔揚儒甚力　保護真理使民不迷**

# 03 孟母教子

誠信教子奠良基　孟母三遷擇仁里
斷織教子使明理　庭訓明禮曉以義

此篇舉出孟母教導孟子，幾則經典的實例，以為讀友參考：

「孟母三遷」的故事，孟子原本的住家，就在墓地的附近，年幼的孟子學習力強，又天真活潑愛玩，每看到喪家出殯路過，便與玩伴廝混，模仿墓間的事情，並偷吃人家的供果。於是孟母為了孟子的教育，不顧孟氏家族的反對，遷居到鄒城西邊，三姑媽的婆家，此地稱為「廟戶營村」，是一個市集地，小孟子每天一出門，就跑到市集廝混，學習商販沿街叫賣，又學會討價還價的生意技倆，但這並非孟

母所希望孟子的未來，她希望孟子成為利益世人的君子聖人。於是又遷居到城東的學堂旁，孟子非常好奇，又學習能力很強，雖在窗外旁聽，很快學會禮儀、揖讓進退，以及朗誦經書，受到老師的欣賞，同意孟子免費入學，此地成為造就孟子成為聖人的啟蒙。

「誠信教子」的故事，依據《韓詩外傳》卷九記載，孟子家住市場邊，有一天，孟子東家鄰居殺豬，孟子聞聲好奇地問：「鄰居為何要殺豬呢？」孟母隨口說：「殺豬是要給你吃的呀！」此話一出，孟母便覺得說錯話了，心想：「我自懷孕，便謹慎胎教，嚴以律己，做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今天孩子還在童蒙求知的階段，我怎可隨便騙他而不守誠信呢？」於是向東家買豬肉給孟子吃，以表示言而有信。

「斷織教子」的故事，依據《列女傳》記載，孟子剛入學讀書，學習態度非常認真，對於老師所傳授的經文，很快就背熟了。但日子

一久，又與同學廝混了，對功課有了怠惰的情形。有一天放學回來，孟母令其背誦，卻無法熟記，於是突然拿起剪刀，將未完成織好的布疋剪斷，孟子嚇了一大跳，孟母藉此告訴他，你荒廢學業，如我剪斷布疋一樣。不能成材是沒有用的，將來必定一事無成，說不定還會淪為盜匪。孟子受到這次的教訓，於是日以繼夜，勤學不倦，遂成名儒。

「孟母庭訓」的故事，依據《列女傳》記載，孟子娶妻室之後，進入寢室，看到太太衣衫不整，心中不高興，遂不進寢室。他的太太向孟母請求離去，孟母問明原因之後，將孟子叫來，教訓他說：「所謂禮節，進門要問有沒有人在，上廳堂要出聲讓人知道，入室內眼睛要往下看。如今你不知禮，還要責怪太太不知禮，這是不對的。」孟子聽了之後，感謝母親的教導，並挽留他的太太。

「曉子以義」的故事，依據《列女傳》記載，齊王仰慕孟子的德

慧，以豐厚奉祿給他，卻無意落實仁政，不讓其上朝共謀國政，孟子擔憂其官位與職責不相稱，不合理接受俸給，於是想離開齊國，前往宋國去推展其實施仁政的理想，卻又憂心遠離母親，不能早晚盡孝道。孟母知道後，乃曉以大義說：「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因此，孟子不再拘泥於己意，毅然決然離開齊國前往宋國，去推行王道的仁政，弘揚儒學思想的抱負。

## ❖會意❖

**為教孟子孟母三遷　以身作則依理勸勉**

**曉以大義後世範典　發揚儒風勇往直前**

# 04 何必曰利（梁惠王上篇）

上下交爭奪利國危　家庭不和人道必虧
以義爲利最爲可貴　貪婪自私必生怨懟

名利情是世人想要得到的東西，常盡畢生之力去追求，以為能獲得更多，就能過著更幸福的日子。然而從事實觀察，名位高的人，難免有盛名之累，而且名高勢大，容易出現鄙視他人的情況，使得受欺壓霸凌的人，心中懷恨，伺機報復，卻讓自己增添危險。人間的情感，本是用來溝通的媒介，以能圓滿促成為最高原則，如果因此而產生偏差的情愫，使得多情變成無情，誤用感情，多諾必然寡信，使得被情傷害的對象，滿懷怨恨，難免他人的報復，增加人生的危機。

利益是世人最喜歡的東西，但是利益如果能與大眾分享，就是公益，

這就是合乎道義的行為，讓大家都能心生喜悅，歡樂無窮，因而會有無量的功德。如果利益一個人獨佔，不與他人享用，還要藉此炫耀，他人心中難免嫉妒，眼色難免變紅，此時所擁有的利益，常成為禍害的肇因，因利而生害，是我們始料未及，也是世人不願意遇到的事情。

可見，人間的名利情，不見得能讓我們獲得幸福，說不定會招來災禍，這到底要如何才能趨吉避凶呢？從客觀來看，名利情本身沒有什麼好或壞，但看擁有的人如何去使用，善用它們，可為我們帶來無窮的利益；惡用它們，可能為我們帶來無窮的禍害。當時，孟子會見梁惠王時，對於利益的一段對話，茲陳述於後，以為讀友參考。

魏惠王（西元前四〇〇年至前三一九年），諡稱為魏惠成王，東周的魏侯，是戰國時期魏國的第三代君王，為魏武侯之子，名罃（讀英），後因遷都至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東南），所以在《孟子》中稱為梁惠王，在《莊子》中稱文惠君，在位五十一年（西元前三六九年

至前三一九年)。

西元前三二〇年,有一天孟子遊歷各國,來到大梁,和惠王見面。惠王說:「老先生,您不辭辛勞行千里的路程,來到我的國土,大概有什麼好意見,可以有利於我國吧!」

孟子回答說:「君王何必說這利字呢?恐怕只有仁義二字可說罷了。君王如果只顧慮到利益我國,那大夫也只顧慮到利益我家,士人及百姓只顧慮到利益我身。全國上下都為自己的利益在爭奪,那國家就危險了。那些膽敢謀殺萬乘兵車之國的國君的,一定是擁有千乘兵車的大夫;那些膽敢謀殺千乘兵車之國的國君的,一定是擁有百乘兵車的大夫。在擁有萬乘兵車的國家中,大夫擁有其中的千乘;在擁有千乘的國家中,大夫擁有其中的百乘,這數目不能說不多了。」

接著又說:「假如朝中的人,都是輕棄道義而重視利益,那最後非鬧到篡奪君位的地步,是不能滿足其慾望的。可是從來沒有一個講

求仁義道德的人子，會遺棄他的雙親；也從來沒有一個講求道義的人臣，會不尊重他的君王。大王，您只要講求仁義就可以了，何必要講求利益呢？」

《大學》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治理國家，在於使百姓安居樂業，而非領導者聚財以求享受。

## ❖ 會意 ❖

**治國為民安居樂業　財聚民散品德必缺**

**財散民聚一切可解　執政領導貪婪是戒**

# 05 與民偕樂（梁惠王上篇）

獨樂不如與民偕樂　國泰民安聖王美德
百姓受苦君王失格　善策雖好要能貫徹

今生能享有福報，乃是累世所積之德的轉化，因而享福之時，正是消福之時，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也是世人必須要明白的道理。如果在享福之時，不知道繼續積德修福，恐怕再大的福報也會享完，有如雖擁有財富，卻不繼續努力，也會坐吃山空。今生能當領導者，擁有掌理一切的權利，這是上世積德而來，如果只知道利用權勢，貪贓枉法，結黨營私，來增加自己的財富，卻不能藉此來造福百姓，如此將疾速削減自己的德量，等到自己的德量，無法承載自己所獲得時，必然眾叛親離，小人糾葛，官司纏身，恐怕會身敗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或者貽禍子孫。能不明此道

理，而讓禍害隨時出現，來傷害自己及家人、後代子孫嗎？

享受幸福的生活，是人人想要得到的，但要如何得到，卻是有方法的，如果所得到的方法不正確，是無法得到的，縱使幸運得到了，恐怕也不會太長久。就今日的社會來看，許多財團都一直使用計謀，在增加自己的財富，或官商勾結，或結黨營私，或制定惡法，或黑心為事，或偷工減料，或苛待工人，雖能獲得一時的財富，但缺德的行為，恐怕會為自己或子孫埋下禍根，這實非有智慧的君子，應該有的作為。孟子對於當時的君王，希望能與百姓共同營利，共同享福，如此才可上下一心，和樂融融。以下所舉的故事，正可以給領導人或財團負責人做為參考，同時也給家長或道場的領導人，做為案例。

有一天，孟子前來謁見梁惠王，惠王正好站在水沼上，欣賞著許多空中飛的鴻雁，以及陸地上跑的麋鹿，得意洋洋地問孟子說：「賢德的人也喜歡享受這種情境嗎？」

孟子回答說：「有賢德的人，才能享受這種情境；沒有賢德的人，縱使有這種情境也享受不到。在《詩經　大雅　靈台篇》記載：『開始建造靈台時，又是要測量又是要營造，這些工事，百姓都一起來參與建造，很快地便建成了。動工時不必多督促，百姓都如子女一樣，自願前來幫忙。文王來到了靈園，母鹿悠閒自然地伏在地上，且長得又肥又美，白色的鳥潔白又肥美。文王來到沼澤旁，啊！滿池中的魚爭相跳躍著！』」

孟子接著又說：「文王用百姓的勞力，建造高台挖深池沼，百姓卻是非常高興，稱這台為靈台，稱這沼為靈沼，由於文王能在此地享受，獲得欣賞麋鹿魚鱉的樂趣而高興。這是古時的賢者，能夠與民同樂，所以才能獲得快樂。」

接著孟子又舉《尚書　湯誓篇》，敘述百姓詛咒暴君夏桀的話，說：「『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滅亡呢？我們希望與你一同滅亡。』百姓

都希望與他同亡，那他即使有高台池沼鳥獸，難道能夠獨自安心享受嗎？」

《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一位領導者，有德有能，在其領導下能和樂相融，在互動中，能補其缺而積其德享其福，真是功德無量。

### ❖會意❖

**君子有德眾人歸服　祇知享福眾人受苦**
**有緣相聚共修淨土　懲忿窒慾離塵返樸**

# 06 五十百步（梁惠王上篇）

五十步怎可笑百步　同是膽怯走脫逃路
既是同修理應互顧　怎可互批彼此嫉妒

在平時的生活中，人與人的相處，其互相間的態度，言語與行為的表達，都是在顯現人心是否平靜，社會是否安定？當相互間有對立的情況產生時，從此可看出一個人的修養，也可以看到他的家庭教養，也可以看出學校的教育，也可以看出社會的風氣。能從中看出病態，還能對症下藥，而且產生良好的效果，從此能移風易俗的人，這種人堪稱為有智慧的君子。

先哲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這是提醒每個人，要能時時刻刻反省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隨時積極的改進，才有成就

聖真仙佛的機會。如果遇到有過錯時，常把造成錯誤的原因，往別人的身上推，顯然這是一般凡人的行為。沒有反省檢討的能力，自己是不會進步的，是讓自己墮落的主因，而且是讓人覺得你是不負責任，使人討厭的人，在未來世，說不定連人都當不上。

反省自己是否徹底，也是讓自己立足社會，是否能成大功立大業，讓人由心尊重的主要因素。有些人反省是用嘴巴，不實際去改過；有些人反省是做給別人看的，他人看不到的，依然如故，我行我素；有些反省只就某些方面，卻不能全面，所以改過仍不能徹底；有些人反省改過，祇是應付了事，不求實效。如此的作為，是無法得到實益的。

反省改過是屬於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拿來與別人比較的，如此的作為，將無法徹底達到效果，很容易自認為比別人好了，以此炫耀而得罪他人，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與禍害。有如孟子與梁惠王談論中，戰敗的時候，逃跑五十步的人，譏笑逃跑一百步的人，一樣都是膽怯，那有資格

去批判他人。雖欲行善政，百姓卻是無感，與不行善政有何不同？

在孟子與梁惠王談論之中，梁惠王對孟子說：「對於治理國家，我真的是盡心盡力呀！當河內發生了災荒，就將那裡的災民遷移到河東，並將河東的糧食運送到河內，以救濟飢民。當河東發生災荒時，我也是這樣做。再看看鄰國的君王，在辦理政事上，沒有一個像我這樣用心的。可是鄰國的人民，並不見得減少，而我國的人民，也沒有增多，這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回答說：「大王！您喜歡打仗，如今我就拿戰爭來做比喻吧！當戰鼓咚咚地響起，短兵正在相接時，打敗仗的就拋下盔甲，拖著武器，狼狽地逃竄。有的逃了上百步才停下來，有的只逃五十步就停下來了。那逃五十步停下來的人，譏笑那逃一百步的人是膽小鬼，你覺得這種說法是怎樣呢？」

梁惠王說：「不可以這樣說，只不過沒有逃上百步而已，但逃

五十步也是逃跑呀！」

孟子說：「大王您既然懂得這個道理，就不必去盼望您國家的百姓，會比鄰國多啦！」

修道是修自己的心性，如果不能讓人尊重，卻說別人沒智慧，不知他修得有多麼的好，這是自欺欺人的行為。

## 會意

**未能化人反觀自己　言行舉止是否合理**
**祇重外在容易著迷　虛心檢討盡心盡力**

# 07 無失其時（梁惠王上篇）

耕種時節無失其時　剝奪耕時農民受苦
既爲君王萬民是顧　官逼民反走上絕路

孔子在《中庸》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做事情要能夠有效完成目標，事先的準備工作要做足、做正確。對於不明事理的人，所願與所求經常互相違背，還不知其原因，仍癡癡地迷糊往前行，如此背道而馳，終無到達終點的一天。所作的行為，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作，如果違反此原則，就是沒效果，只會浪費時間，讓人更沒有信心而已。

要馬兒肥，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想法，會讓人產生矛盾。既下往東邊的指令，又強迫人往西邊走，是會讓人產生迷惑的。希望治理國家，能達於

富國強民，卻屢屢下一些違反富國強民的法令，將導致百姓無所適從，終究逃離他去。修道修心，如果致力於心外修行，雖然看似努力，終究無法修得真道。世人的迷惘，如果沒有明人的指導，還願意聽從其指導行事，那一生的作為，是無法成就自己的願望了。孟子在一次與梁惠王的談話中，說明了治國不可失去時效的道理。

當梁惠王與孟子談論到，為何我那麼認真治國，但我國的百姓，仍不會比鄰國多，孟子對梁惠王說明其原因，其治國的方法，並沒有比鄰國好太多，百姓並未能感覺到梁惠王的善政，所以孟子以「五十步笑百步」來說明。

接著，孟子建議說：「治理國家的人，只要不去剝奪農民耕種的時間，那糧食就吃不完了；不拿過於細目的魚網到池塘中捕魚，那魚類水產便吃不完；定時砍伐樹木，那木材就用不盡。當糧食和魚類水產吃不完，木材用不盡，如此老百姓對於供養生人、安葬死者，都能

夠滿足，不會感覺有所遺憾，這就是實行王道的基礎。」

接著又分析說：「人民能在五畝大的住屋旁，種植桑樹，五十歲以上的人，就可以穿絲棉襖了；平時對於雞和狗一類的家畜，不要耽誤牠們繁殖飼養的時間，七十歲以上的人，就可以經常吃到肉食了。一家一戶所種百畝的田地，能夠及時得到耕種，一家數口的人，就不會鬧飢荒了。認真地辦好學校教育，反覆地闡揚孝順父母，以及尊敬老人的重要意義，頭髮斑白的老人，就不會肩挑背負重物，出現在道路上了。七十歲以上的人，可以穿絲棉吃肉食，一般百姓不少食缺衣，這樣還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擁戴，而實現王道的事業，是絕不可能的事。」

接著繼續說：「現在，豬狗之類的家畜，吃著人食的糧食，卻不知道設法制止；路上出現餓死的人，卻不知道開倉賑濟飢民；老百姓死了，卻說致他們於死地的不是我，是凶年飢歲。這和拿刀槍將人刺

殺，卻推說是兵器殺人，不是我殺的，那有什麼不同呢？大王！您要是能夠不歸罪於凶年飢歲，這樣，普天下的老百姓，便會投奔到您這裡來了。」

真心治國，必能使百姓心服口服，誠懇信服；謀略治國，百姓懷疑，必然觀望，難以心安；暴政治國，百姓受害，必然反抗，顛沛流離。

## 會意

**有心治理心存正念　莫為私利行為走偏**

**行事依理互相勸勉　己利利人德政自顯**

# 08 率獸食人（梁惠王上篇）

惡政禍民率獸食人　居心不良無道失仁
修道修心不可忘本　以身作則可入聖門

古來有「畫餅豈能充饑，說食怎能飽肚」的說法，不切合實際的理論，怎能善理事物呢？然而自古以來，在歷史上也常出現讓人感到好笑，卻是莫名其妙的事情。有人在處理事情時，其所說所作所為，讓人啼笑皆非，其理論之荒謬，讓人嘆為觀止。有如不知民生疾苦的晉惠帝，當大臣向他稟報，人民已沒有飯可吃，他卻斥責說：「沒有飯吃，怎麼不吃肉呢？」

不知民瘼的領導人，祇知道自己是否能從此獲利更多，想盡辦法，制定惡法，結合私黨來經營獲利，以充足其積蓄，滿足其無窮的慾望。家

中的享用，除了富足之外，還可用浪費奢侈來形容。無視於百姓的困苦生活，祇在乎自己的享受。生在福中不知福，卻仍造惡業以享福，雙重的失德，將很快喪失德量，招來無窮的禍患。可憐的是，正在享福的人，容易喪德招來橫禍，卻不知禍害悄悄近身，等到德量消失殆盡，災禍臨身，那時求天求神幫助，也無濟於事了。

造惡業的人，為了安自己的良心，特別會找一些理由，將造惡的原因撇得一乾二淨，譬如率獸食人，就說是禽獸吃人，不是我吃人；以刀槍殺人，辯說是刀槍殺人，不是我殺人。然而天理恢恢，疏而不漏，並非因你有錢財、有勢力、善於言詞，就可以免於因果報應。所以孟子在此篇，再次以「率獸食人」來警告梁惠王，以免繼續造下惡業，在歷史上留下惡名，且貽禍子孫。

當孟子晉見梁惠王，兩人談到有關於治國的問題，梁惠王一心想要建立強盛的國家，以能治理更為廣大的土地，眾多的百姓，成為

當時的霸主。於是想在孟子的身上，獲得更多的方法。孟子也趁此機會，推展其仁義的王道政治理念，當兩人談得津津有味時，梁惠王說：「我很高興地接受您的教導。」

孟子順勢舉例，請教梁惠王說：「用棍棒和用刀子殺害人，二者有什麼不同嗎？」

梁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緊接著問說：「用刀子和用政治殺害人，有什麼不同嗎？」

梁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

孟子說：「廚房中擺著肥美的肉食，馬廄中關著膘肥體壯的馬匹，老百姓卻面有飢色，田野上橫陳著餓死的屍體，這無異於趕著獸類去吃人。獸類自相殘食，人們尚且憎惡牠們的這種行為；那些號稱為民父母的執政者，辦理政事時，不免於做出率獸食人的勾當。那麼，他們做為人民的父母官，其意義又在那裡呢？孔仲尼說：『這個

做木偶陪葬的創始人，他無後代嗎！』孔子對這種人，為何說出深惡痛絕的話呢？就是因為用像人形貌的木偶去殉葬。如此看來，又怎麼可以使老百姓因飢餓而死呢？」

今生有福報為領導人，乃是上天委託你來照顧百姓，當要善用機會，再次盡一己之力，為百姓做最好的服務，上天將以更多的福報賞你，否則，福報將止於此，可能還會因造惡業而墮落三惡道，那就太可惜了。

### 會意

**身在公門修行良機　善於保握為民盡力**
**莫因權勢讓己著迷　於己於族實對不起**

# 09 仁者無敵（梁惠王上篇）

施行善政仁者無敵　慈悲待人應事合理
莫爲私利迷失自己　自我反省莫要自欺

來到人間，學習做人，莫要當人，卻不盡人道，將有虧為人的職責。

今生的窮通禍福、富貴貧窮，無論你所遭遇的任何一種情境，都是因果報應的呈現，因而佛家說：「欲知前世因，今世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世做者是。」深信因果，知道自做自受的原理，既然果報現前，當要甘願勇敢面對，才能真正消除。如果求教於江湖術士，雖可躲一時之禍，卻無法去除致禍之根。然而無知的人，總以駝鳥心態避災，終是無法避災，卻在災難來臨之時，更為傷心痛苦而已。

真正明白因果報應的結構，才能使自己從迷惘變成明智，才能使自己

走出惶恐而常保安心。今生今世所面臨的一切，都是因果的顯現，是上天為了要清淨我們的心靈，將我們累世所造的業識，藉此機會來消除，讓我們能因此不再輪迴於苦海中受苦。所以知道此理的人，當要感恩上天給我們機會，讓我們回歸到無極的清淨，莫要再為此未了的業緣，煩惱輪迴不已，永沉苦海中，萬劫不復。

孟子承接孔子儒家的精神，希望世人能明白儒家在《大學》中，所提倡「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理論，讓我們能實踐《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根本所在，無不是在本性下功夫，是以《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每個人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就是修道，不但可以善世，還可以為回天做好準備。平時能以慈悲、仁慈待人處事，將可發現無往不利，天下無敵。

在孟子與梁惠王的談話中，梁惠王對孟子說：「當今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比晉國更為強大，這是您老人家所知道的。自從

我繼承王位後，東面被齊國打敗，我的大兒子在此次戰役中，丟了生命；西面喪失了土地七百餘里給秦國；南面又被楚國所侮辱。我對於這些事情，深深以為恥辱。我願意替那些為國犧牲的百姓，徹底報仇雪恨，要怎麼辦才能做得到呢？」

孟子回答說：「國家不在於大小，只要有方圓百里的土地，就可以實行王道，使天下百姓的心能夠歸服。大王！如果您能夠對百姓施行仁政，廢除嚴刑峻罰，減免苛捐雜稅，督促人民深耕土地，清除雜草；在農閒的時候，對於壯年人施以教育，教導其孝順父母、尊敬師長、辦事盡力，和待人誠實的道理。使百姓知道，在家裡要侍奉父兄，出外要侍奉長輩和上級（包括君王）。能做到如此的地步，即使他們用木棍，也足以打敗那些身披堅甲、手執利器的秦楚軍隊了。」

接著又說：「那些與您為敵的君王，卻是剝奪其人民的耕種時間，使他們不能從事農耕，來養活他們的父母，以至於父母挨餓受

凍，妻離子散，兄弟各自流落一方，使他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大王您派軍隊前往討伐他們，又有誰敢跟您大王對敵呢？所以套用一句老話說：『仁者無敵。』大王啊！請您對這點去探究，就不要再懷疑了。」

發揮善良的本性，盡人事以聽天命，如此將可消業圓滿本性，莫要為外來的得失而放棄此世修心，以完成了業、了願的機會。

## 會意

**修道修心莫再偏差　依境修心莫要念雜**
**靜心應變智通豁達　道念堅固屹立不拔**

# 10 引領而望（梁惠王上篇）

仁政濟民德量寬廣　黎民聞風引領而望
普被恩澤怎能不王　國泰民安靈性之光

孔子在《中庸》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由於舜帝行大孝，所發揮的德量，如同山高如同海深，難以測量，甚至可與天地齊同，所以才能獲得位、祿、名、壽的福報，子孫得以永保，這是祖德的護佑。

我們從歷來的朝代觀察，開國的皇帝大多數是英明的，但因其德量的不同，延續的時間也各異，因而到了末代帝王，難免就會看到許多敗壞的事跡。可見德量決定世人之所得，祖德流芳者，其後代昌盛源源不絕。

如果後代子孫未能繼續精進，善世積德，難免德量消失，生出敗家子，最後出現國破家亡的情境。天道至公，由不得人去左右，是以《尚書》載：「皇天無親，唯德是輔。」

孟子生長在戰國七雄互相爭掠的時代，諸子百家齊鳴，各種學說充斥當時，儒學有式微的現象，於是孟子奮起，獨尊孔家儒風，並斥責諸子百家。他學習孔子的精神，為了推展仁義，使各國國君能明白儒家治國的理念，於是帶領學生周遊列國。當他再次來到魏國，看到魏國的新任國君梁襄王時，與其談話之下，難免失望的心情，於是黯然離開魏國。

梁襄王，為梁惠王的兒子，魏國的第四代君王，名嗣，又名赫，西元前三一八年至前二九六年在位。西元前三一八年正式即位時，孟子前往會見梁襄王，經過會談之後，孟子感到非常失望，不久便離開了魏國，重返齊國。

當時，孟子晉見了梁襄王，出宮之後，告訴人說：「遠遠望見梁

襄王，毫無些許的氣度，不像個國君的樣子；當靠近他時，也感覺不到一點威嚴，而不足以讓人敬畏。」

在會談之中，襄王突然問孟子說：「天下要如何才能安定呢？」

孟子回答說：「唯有天下統一，才能夠安定。」

襄王又問：「怎樣的君王才能夠統一天下呢？」

孟子回答說：「不喜好殺人的君王，才能夠統一天下。」

襄王再問：「有誰喜歡歸順，不喜好殺人的君王呢？」

孟子回答說：「天下人民沒有不歸順的。襄王可知道那稻苗嗎？七八月之間，如果遇到乾旱的天氣，那稻苗就枯乾了。但當天上飄起烏雲，下起及時的大雨，那禾苗就會蓬勃的生長起來。如今君王行仁政，就如同下了及時雨，有誰能夠抵擋得住，前來歸順的百姓呢！」

接著又說：「現今天下的國君，沒有不喜好殺人的。如果有一位不喜歡殺人的君王，那天下的百姓，都會引領而望之。要是真能做到

如此，人民歸順他，就會像水往低處流一般，這順勢而下的潮流，又有誰能抵擋得住呢！」

修好自己的品德，當其德能澤潤他人時，他人自然樂意前來歸順。修道以德，就能使人前來效勞；任事以能，就能使諸事順利達成。德能乃領導者應具備的條件，平時要多加充實，才能完成代天宣化的使命。

## ❖會意❖

**德能俱足引領而望　人才聚集影響深廣**

**善於領導眾生是匡　雖不當官也是素王**

# 11 明察秋毫（梁惠王上篇）

自我檢討明明察秋毫　淨化心靈要實要早
諸行皆業謹慎是好　莫恃權力胡爲亂搞

世人對於事情的觀察，有時因不用心而有疏忽的現象。因小失大是最為明顯的例證，有些人一心一意祇想貪小便宜，但卻失去大利益而不自知。為了佔一時的小利，卻失去了大義，從此與親友漸行漸遠，所以孔子在《論語　衛靈公篇》說：「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不要耍一時的小聰明，使用花言巧語來取得他人的信任，貪一時的方便，取一點小利益，這種失德的行為，當被發現時，會讓人失去信心。尤其一位領導者，如果想要創建興盛的王國，是必須靠眾人的力量來成就的，一旦讓眾人失去信心，想要達成的目標也沒能完成了。

因而時時刻刻要反省自己，所思所想所行所為，一定要觀察入微，明察秋毫，是否心口一致，身心一體。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能否真正達成，免得說一套做一套，看在眾人的心中，是無法信服而盡力相助的。孟子以「明察秋毫」來提醒齊宣王，時時檢討自己，以免所作所為，離自己的願望愈來愈遠。

齊宣王（？至西元前三〇一年），姓田，名辟疆，齊威王的兒子，齊泯王的父親，西元前三一九年至前三〇一年在位。在西元前三一八年，此時孟子已經五十四歲，再次到齊國，會見齊宣王。此時的齊國，已是強大的國家，是各諸侯的霸主，宣王野心勃勃，想進一步統一天下。

孟子見面之後，經過一番的談話，知道宣王曾經不忍心，以殺牛取血塗新鐘，而以羊代替，藉此鼓勵齊宣王要行仁政，孟子說：「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

子遠庖廚也。」

宣王聽了之後非常高興說：「《詩經 小雅 巧言篇》說：『他人心內的事，我能夠把它推測出來。』這就是夫子您所說的意思了。回想當年以羊換牛，我也想不出那時的用心，現在夫子講了這個道理，使我心中非常感動。但有了這樣的心，就能合於王道，那是什麼原因呢？」

孟子說：「如果有人向君王說：『我的力量可以舉起三千斤，卻不能舉起一根羽毛；視力可以看清細毛的尖端，卻看不見整車的柴薪。』那麼君王相信嗎？」宣王說：「不會相信。」

孟子又說：「現在君王的恩惠，能夠施及禽獸，可是恩德不能施在百姓的身上，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如上所說，連一根羽毛都提不起，是因根本不用力的原因；連整車的柴薪都看不見，是因不用心去看的關係。百姓不能受到愛護，是由於君王未有施給恩惠。所以君王

不能以王道治世，是由於君王沒有去實行，而不是不能實行。」

孔子在《論語　衛靈公篇》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修道如果無法淨化心靈，想要回歸清淨的無極地，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 會意

**明察秋毫不見輿薪　觀察事情不夠慇懃**
**修道修心時時精進　莫犯糊塗失去誠信**

# 12 緣木求魚（梁惠王上篇）

緣木求魚行事無效　前因後果仔細瞧瞧
有緣爲人業願善了　減少慾望莫要計較

《印光大師文鈔》中載：「經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菩薩恐遭惡果，預先斷除惡因。由是罪障消滅，功德圓滿，直至成佛而後已。』」修菩薩行的人，智慧具足，深明天律中因果報應的結構，不敢心存惡念，口出惡言，身行惡行，所以能夠遠離造惡業，不受其糾纏而免墮入輪迴，是以能依此精進而成就佛道。然而眾生因心性受到慾望的蒙蔽，本性的智慧難以產生作用，對於事理矇矓糊塗，對於真理無法徹見，祇知追求凡塵的名利情愛，卻造下永世難洗的罪惡。

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

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沉迷於凡塵已久，本具的智慧已深藏不用，代之而起的是識神，用自以為聰明的習性應事，當然在分辨事情時，因無法看清真相，會有諸多的錯誤產生，那是當然的事情。然而世人浸淫其中，招來災難已經臨頭而不自知。此時如果沒有明師的指引，恐怕如何喪命，都還糊裡糊塗，將來還要繼續在苦海中輪迴，不得出離。

當孟子探知齊宣王的願望時，在與齊宣王的對話中，提醒他不要一味只想統一天下，如果沒有德能讓諸侯心服口服，恐怕不是「緣木求魚」可形容，還會招來更多更嚴重的災難，這正是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八章所說：「福兮禍之所伏。」其道理之所在。

在齊宣王與孟子的交談中，孟子以旁敲側擊的方法，使得宣王的慾望無所遁形，但齊宣王又礙於面子，於是對孟子說：「老先生！我怎麼會以戰爭來取得快樂呢？我只是想要實現我最大的慾望。」

孟子說：「君王所說的大慾望，可以說給我聽一聽嗎？」宣王卻笑而不說。

孟子分析說：「是為了肥肉美味，不足以適合口味嗎？或者是輕便暖和的衣服，不足以穿著呢？或者是華麗的采色，不足以讓眼睛觀賞呢？或者是音樂的聲調，不足以悅耳呢？或者是侍女寵妾，不足以供您使喚呢？在我看來，您的許多朝臣，對於一切的供給，都已經足夠了，是否君王還不能感到滿足呢？」

宣王說：「不是的，我不是為了這些。」

孟子說：「那麼君王最大的慾望，就可以知道了。就是想要開闢疆土，使秦國、楚國歲歲前來朝貢，能夠統治全中國，撫恤四方的蠻夷。可是以您現在的做法，想要滿足您的慾望，就有如緣木求魚一樣。」

宣王說：「據您所說，真的有那麼嚴重嗎？」

孟子說：「如今的情況，其所造成的危險性，可能比緣木求魚還要嚴重。緣木求魚，充其量就是得不到魚，並不會帶來災禍。以您現在的做法，想要滿足您的慾望，如果拼命地去做，後來必會有災禍。」

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篇》對學生高子說：「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每個人都與齊宣王、孟子一樣，都具有光明的本性，只是被慾望蒙蔽，而不能發揮作用，如能找到如孟子一樣的明師，自能開通。

## ❖會意❖

**追求慾望智慧蒙蔽　背道而馳必然著迷**

**諸事不順不合真理　背塵向覺尋求真諦**

# 13 恆產恆心（梁惠王上篇）

既有恆產更要恆心　志士仁人修道要勤
待人處事心存憐憫　莫因有財道德卻貧

《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可見修德積德是人生重要的課題，在人間想擁有幸福，出人間想成就聖佛，積德是基本的功夫。然而世人在還不能徹明真理之前，只有使其衣食豐足，才能知道榮辱。否則在飢寒交迫之下，容易驅使人為了生存而作奸犯科。是以自古以來，聖哲都以為讓百姓生活得好，是國家安定的要務，《漢書　酈食其傳》載：「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尚書　五子之歌》記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古今中外，道理一樣，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須要有十足的恆心。然

而沒有足夠的恆產，除了已經深明大道的修士外，在受到生活威脅時，必定會中途改變志向。所以孔子率領學生周遊列國，在陳蔡絕糧時，對子路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孟子在此問題上，更加深入向齊宣王分析。

當孟子與齊宣王交談，孟子分析宣王的做法，想要完成願望，不只是緣木求魚而已，還會帶來更嚴重的災禍，但宣王仍無法完全明白，孟子所說的道理所在。於是齊宣王又就此事問孟子說：「你可以將這個道理，說給我聽一聽嗎？」

孟子問說：「當鄒人與楚人開戰，那麼君王您認為誰會戰勝呢？」宣王說：「當然是楚國人會戰勝了。」

孟子說：「依此來說，小國固然不能敵擋大國，兵少固然不能敵擋兵多，力弱固然不能敵擋力強。現在將四方的土地分成九份，齊國總其量，也只有佔其一份，用一份的力量要去征服八份，這和鄒國敵

揣楚國有什麼不同呢？因此，要好好反省，尋求王道的根本所在。」

接著又說：「現在君王如果發布命令施行仁政，使得天下想要當官的人，都希望立於君王的朝廷輔政；耕種的農夫，都希望在君王的土地耕作；做生意的商人，都想把貨物積藏在君王的市場上；旅遊的行人，都想行於君王的道路上；使得天下嫉恨其國君的人，都想要前來向君王訴苦。如果能做到這個地步，那天下人有誰能抵禦君王呢？」

宣王說：「我對此不清楚，恐怕不能達到此地步，希望夫子能輔助我達成願望，把事情詳細教導我，我雖然不很聰敏，願意依著夫子的話去實行。」

孟子說：「在百姓當中，沒有恆足的財產，還能有恆心的人，只有志士才能做得到。如果一般百姓，沒有固定的財產，就會導致沒有恆心。如果沒有恆心，那麼放蕩、偏差、邪惡、奢侈的行為，就無所

不為了。等到百姓犯罪了，就將他繩之以法，這就等於是羅網人民陷害百姓。那有仁慈的國君，施行網羅陷害百姓的政策呢？」

接著又說：「所以賢明的國君，制定人民的產業，必使他上足以事奉父母，下足以養好妻兒。豐年的時候，一身溫飽；凶年的時候，免於餓死。然後漸漸循循善誘，那麼百姓聽從教化也就容易了。」

## ❖會意❖

**豐衣足食民知廉恥　飽暖淫慾道德必失**

**恆心恆產其理要知　善於應用天然之資**

# 14 與民同樂（梁惠王下篇）

導人以正與民同樂　爲利忘義千萬不可
同啟智慧渡煩惱河　涅槃達陣即可高歌

孟子在《孟子　離婁下篇》中，告訴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一個人想要他人善待你，你必須先要善待他人；如果想要以惡劣的態度，得到良好的回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時時刻刻在待人處事中，能優先考慮到他人，他人心中必然滿懷感激來回應你，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然而擁有權勢的君王，往往以為可以對人予取予求，目中無人的狂傲輕慢態度，常是成為失國失民的致命傷。沉迷於權勢中的領導人，經常

無法靜下心來思考，擁有權勢的來源，是由於眾人的支持，如果得罪了眾人，那不等於是拆自己的台嗎？

如果君王或領導者，能為眾人設想，制定優良的政策，來福國利民，使得國泰民安，如此與民同安樂，君王的領導位置，將固若金湯。如果只為了自己享樂，經常欺壓百姓，剝削民脂民膏，使得百姓顛沛流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君王的領導地位，將是不保。孟子在此篇，再次向齊宣王說明治國之道。

齊國大夫莊暴見到孟子時，說：「莊暴晉見齊王，齊王告訴我，他喜歡音樂，我一時想不到適當的話來回答。」稍待一會兒，莊暴說：「齊王喜好音樂，你看如何呢？」

孟子說：「齊王如果非常喜歡音樂，那麼齊國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

後來有一天，孟子晉見齊宣王，說：「大王您曾經告訴莊暴，你

喜歡音樂，有這回事嗎？」

齊宣王一聽，心中感到慚愧，臉色有些不自然地說：「我所喜歡的，並不是先代帝王留下來的古樂，只不過是一些世俗流行的音樂罷了！」

孟子說：「大王如果您真的很喜歡音樂，那麼齊國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時下流行的音樂與古代的音樂，都是一樣的。」

齊宣王說：「您可以將這個道理，說給我聽聽嗎？」

孟子說：「獨自欣賞音樂的快樂，與別人共欣賞音樂的快樂，哪一種比較快樂呢？」齊宣王說：「獨自享樂當然比不上與眾人共享快樂。」

孟子說：「那麼少數人欣賞音樂的快樂，與多數人欣賞音樂的快樂，又是哪一種快樂呢？」齊宣王說：「當然與眾人共享比較快樂。」

孟子說：「那麼就讓我為君王，講講音樂的道理，假如現在君王在此奏樂，百姓聽了君王的鐘鼓等樂器之聲音，大家都感到頭痛，皺著眉頭，互相埋怨地說：『我們的君王，只知自己享受鼓樂之樂，為何使我們的生活陷於窮困呢？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又假使現在君王在田野打獵，百姓聽到君王車馬的聲音，看到美麗的旌旗，卻皺著眉頭，互相埋怨說：『我們的君王，只知道自己喜歡打獵，怎麼讓我們的生活陷於窮困呢？父子不能相見，兄弟妻子各自離散。』這沒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君王不能與百姓同享樂。」

## ❖會意❖

**上下一心眾人同樂　一人獨樂言行苛刻**

**聖王治國利民德澤　四民來朝仰望若渴**

# 15 樂憂天下（梁惠王下篇）

先人而憂後人而樂　仁民愛物即是有德
爲公忘私培養聖格　欲歸無極淨心要徹

宋朝名將范仲淹在其所撰的《岳陽樓記》中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則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一個負責任的人，無論處在何位，都必先憂心，如何把責任完成，等到他人已享有成果之樂，自己才願意與眾人同樂，這是修養甚好，品德高超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然而觀察亂世的起因，無不是自私自利的行為所引起，當一個人深恐利益被竊佔強奪，於是想盡辦法來保護，甚至於對抗侵略者。在這你

爭我奪，權謀充斥的世代裡，每個人都展現聰明才智，以較量高下，互相報復，互相防衛，無所不用其極，社會不亂才怪。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五章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有一次，齊宣王在別墅的雪宮，接見孟子。宣王說：「賢德的人也會享受這種樂趣嗎？」

孟子說：「有的。但是百姓如果享受不到這種樂趣，就會說一些埋怨國君的話。當然，得不到享受，就埋怨君王是不對的；但身為一國的君王，卻不能與百姓共同享受這種快樂，這也是不對的。能夠與百姓同歡樂的君王，百姓也會以君王的歡樂，作為自己的歡樂；能以百姓的憂愁為自己憂愁的君王，百姓也會以君王的憂愁，作為自己的憂愁。歡樂能與天下百姓同歡樂，憂愁能與天下的百姓同憂愁，這樣還不能使天下的百姓誠心歸服的，是絕對沒有的事情。」

孟子接著說：「以前齊景公問晏平仲說：『我想要去遊轉附及朝儛兩座山，一直沿著海邊往南走，到琅邪的地方，我要如何做，才能如古代帝王的出遊呢？』晏子回答說：『問得很好！天子十二年周巡諸侯一次，叫做巡狩，巡狩就是巡查諸侯所守的地方。諸侯每六年朝見天子，稱為述職，述職是陳述在職的一切行政。無論是巡狩或述職，沒有不配合工作進行的：春天視察耕種，並藉此補助農具、種子不足的農戶；秋天視察收割，並藉此救濟勞力、口糧不足的農戶。夏朝的諺語說：「我們的大王不出遊，怎麼能獲得休息呢？我們的大王不出來巡視，我們怎能獲得救助呢？天子的出遊與巡視，其目的都是要做為諸侯的模範。』如今就不是這樣了，天子一行人到那裡，就要百姓供給糧食，飢餓的百姓得不到食物，勞動的人得不到休息。群眾側目而視，怨聲載道，都要群起反抗了。如此放棄先王的教導，虐待百姓，群飲暴食，像流水一般，沒完沒了。這種流連荒亡的行為，不

能不使諸侯們感到耽憂…。這提供給大王您參考。』景公聽了非常高興，向全國百姓發出告示，自己在郊外住下，然後開始發放國倉的米糧，補助食糧不足的百姓。」

如果君王所推行的政策，能處處為人民著想，先能以德澤施惠百姓，使百姓能感覺得到，君王愛民的善意，那百姓一定誠心地歸服，樂意為君王付出一切，甚至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

## ❖會意❖

**帶人帶心道理甚明　同其憂樂始可施令**

**同心同德相處和平　國泰民安自可安寧**

# 16 取與勿取（梁惠王下篇）

取與勿取難以抉擇　行與不行難以取捨
淨心啟智自有所得　聖佛本性自合天則

孟子在《孟子　離婁下篇》說：「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取、與、死這三個課題，經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處理得當，將使自己安心，與人和氣，社會安定；處理不當，將使自己煩惱，傷害和氣，惴惴不安。然而先入為主的觀念，常使自己無法作客觀合理的分析，致使產生待人處事的缺陷，造成無窮的禍患，能不小心嗎？單純的幫助人，適可而止，如果還期待他人的回報，或者原來的居心就不單純，另有其目的存在，恐怕要衍生更多更複雜的事情，讓自己掉入無窮的因果漩渦中，那將是得不償失，孟

子對於齊宣王攻佔燕國，正應驗了此理。

西元前三一四年，齊國乘燕國內亂的機會，攻入燕國的都城，獲得極大的勝利。齊宣王問孟子說：「有人向我建議，不要取燕國的土地；也有人向我建議，要取燕國的土地。以我擁有萬乘兵車的齊國，去攻打擁有萬乘兵車的燕國，五十天就攻取了。如果單靠人力，是不可能的，這莫非有天意，如果不取其土地，恐怕違反天意而受災殃，我想取其土地，您看如何呢？」

孟子回答說：「若取其土地，燕國的百姓高興，那就可以取。古時的人，也有這樣做的，像周武王伐商紂就是了。如果取其土地，燕民不高興，那就不要取。古時也有這樣的，如周文王不肯伐商紂就是了。以萬乘的國家，攻伐萬乘的國家，如果當地的百姓，用竹筒盛飯，用壺瓶裝酒漿，來歡迎君王的軍隊，這難道還有其他的用意嗎？只是希望早日離開水深火熱的暴政而已。如果您的軍隊所到之處，讓

百姓的生活更為痛苦，那只好轉向他國求救了。」

齊國攻取燕國的土地，各國的諸侯都圖謀想要去救燕國。齊宣王知道後，向孟子問說：「現在許多諸侯都要來攻伐我，要如何對付呢？」

孟子回答說：「我聽說，只要有七十里的地方，就可以行統治天下的王政，這就是商湯了。從來沒聽說過，擁有千里的大國，害怕別人來攻打的。《尚書》載：『商湯第一次征伐，自葛國開始，天下人都相信，商湯是要救民的，所以向東方征伐時，西夷的人就抱怨；向南方征伐時，北狄的人就抱怨。大家都說：「怎麼把我國放在後面而不先征伐呢？」人民盼望商湯的政治，就有如遇到大旱，每天盼望雲霓出現，能夠早日下雨一樣。』商湯軍隊所到之處，市面不停止交易，耕種的人繼續耕種。商湯殺掉暴君，弔慰百姓，就如同及時雨解除旱象一樣，百姓都非常高興。所以《尚書》載：『等待我們的君王來，君王一來我們就可活命了。』」

接著又說：「現在燕王虐待他們，君王去征伐他，百姓以為君王要將他們從水火中救出來，所以百姓都準備食物飲料，迎接君王的軍隊。如果殺他們的父兄，捆綁他們的子弟，毀壞他們的宗廟，搬去他們的寶物，使他們失望，那怎麼可以呢？天下的諸侯都已經害怕齊國的強大，現在又取燕國，加了一倍土地，如果不施行仁政，這顯然是引動天下的軍隊來攻打自己。君王要趕緊發布命令，放回所擄掠的老幼，停止搬移寶物，和燕國百姓商量，為他們立一位賢君，然後撤去軍隊，就可以來得及停止諸侯發兵。」

## 會意

**取與不取合於道理　不可因貪將理掩蔽**
**處理政事私心遠離　要求自己莫要沉迷**

# 17 君行仁政（梁惠王下篇）

君行仁政須以真誠　言而無信百姓空等
失望之餘怨嘆必生　欲成聖王永世難成

《太上感應篇》載：「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這是太上老君教導我們積德的方法，豐厚的德量，自可消災解厄。布施是六度修法的一種，可以消除貪婪的心。佛家所說的布施，應是無住相布施，其功德最大。凡人以為對他人行布施，是自己錢財物資的損失，卻不知道是另類的獲得。如果布施時，有絲毫想回報的心態，功德將相對減少，獲報也相對減低。有可能變成了交易行為，那就不能稱為布施。

然而不明理的世人，平時不積德，卻只想求上天得好報，或積少德卻希望得厚報，這種不可能的事情。世人經常以叩求神仙降福的方式，想不

勞而獲的貪婪心，到處可見，如果求不到就怨天尤人，這不但於事無補，卻還多增瞋恨，讓自己更造下惡業而已。

遇到困難，不知道反省自己，更不知道福禍之來，都是自作自受的果報，欲得善果，必種善因，才是最實際的方法。世人如果能夠在生活中，遇到事情能深深檢討自己，改變自己錯誤的想法和作法，將可使自己趨吉避凶，也不用去求神問卜了。孟子深明天律的運行，於是在其出生的鄒國，當國君問及當時的國政時，他建議君王行仁政，自可獲得天佑而度過難關。

鄒國為春秋時的邾國，或稱為邾婁國，到了戰國時，魯穆公改其名為鄒國，在今山東省鄒縣，是孟子的家鄉。在孟子遊歷各國之前，曾勸鄒穆公推行仁政。在周顯王三十七年（西元前三三二年），當時孟子四十歲，曾經答覆鄒穆公所問的事情。

當時鄒國與魯國發生戰鬥，鄒穆公問孟子說：「我的地方官吏戰

死了三十三人之多，可是百姓卻沒有一個敢拼死去救。要是殺掉他們，殺也殺不盡；要是不殺，他們還是依然仇視他們的長官，任官吏被打死而不加救援，您看要如何處理才好呢？」

孟子回答說：「在平時遇到災荒飢餓的凶年，君王轄下的百姓，那些老弱行動不便的人，餓死後就被拋棄山溝裡；那些強壯的人，逃奔四散到各地避難，總有數千人之多。可是君王的國倉，卻堆滿了米糧，府庫內的錢財也很充足。但是那些地方的主管官員，也不把百姓痛苦的實情，呈報給上級，這乃是欺慢上方，而且殘害下民。」

接著又說：「曾子曾經說：『做事情要戒慎啊！要戒慎啊！每一件壞事，從你的身上出去，必定還會報應到你的身上來啊！』這就是平時百姓吃了官吏的虧，如今有機會，官吏就會受到報復。君王也不必責怪他們，只要君王能夠施行仁政，那些百姓自然會親愛長官，然後就會拼死地救助他的長官。」

《大學》載：「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就是因果報應的實況，平時對於自己的心念及言行，應多加注意。

## ❖會意❖

**出乎爾者反乎爾也　絲毫不爽莫要苟且**
**惡言惡行惡念須戒　善惡兩途天壤有別**

# 18 以小事大（梁惠王下篇）

以小事大必須忍耐　真心相待灑脫自在
互相融通金石爲開　相輔相成可避禍災

一位君王想要守護好一個國家，猶如一個人要想守護好身體是一樣的，必須先將根本顧好，穩定基礎，才能有實力向外發展。如果還在成長中，就受到外來勢力的侵犯，除了有人幫助以外，恐怕就凶多吉少了。因而平時建設固本的基礎，是生存非常重要的實務。如果平時疏於經營照顧，難免臨危時受到傷害。孟子對於滕國的自保之道，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滕國是古國西周分封的諸侯國，姬姓，開國國君是周文王的兒子錯叔繡，封地在今山東省滕縣西南。戰國時滕國國君滕文公，於西元前三二六

年繼位，崇尚孟子之學。在其當世子時，曾在宋國遇見孟子，向其請教治國之策。在位期間，按照孟子「政在得民心」的主張，效法先王，施行善政，實行善教，政績卓越。

有一次，滕文公問孟子說：「我滕國是一個小國，夾在齊國、楚國兩個大國的中間，要服事齊國好呢？還是服事楚國好呢？」

孟子回答說：「這個對策不是我的能力所及，如果是不得已，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挖深城池，築高城牆，與百姓堅守城池，使大家能夠誓死效忠，不要拋棄城池而逃亡，這是個好辦法。」

過了不久，滕文公擔憂國家的安危，又問孟子說：「齊國就在靠近我國的薛邑築城，我感到非常恐慌，要如何才能應付呢？」

孟子回答說：「以前周太王在邠（或稱豳）地立國，常受到北狄的侵犯，最後決定遷移到岐山下居住。周太王並非有意選擇這個地方，才去取得，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到那地方的。如果能施行善

政，後代的子孫，必然會有王天下的仁君。一個品德高尚眼光遠大的君子，創立事業，並可以傳給後代，以此流芳百世。至於能否成功，那就要看天意了。君王您現在面臨強大的齊國，又能如何呢？只要能行善政，傳給後代而已。」

不久，滕文公又感到心中不安，問孟子說：「我滕國是個小國，已經盡力去事奉大國，卻還不能免於被侵犯，要如何去面對呢？」

孟子回答說：「從前從前周太王立國在邠地，北狄的人經常侵犯他，周太王就拿獸皮和絲布去贈送，仍不能免於侵犯；又以狗和馬去贈送，仍不能免於侵害；最後拿珠寶去贈送，還不能免於侵害。於是召集全族的老人家，向他們說：『這狄人所要的是我們的土地。我聽說君子不能因為要養人而去害人，各位何必憂慮沒有君王呢？我準備離開此地。』所以就離開邠地，越過梁山，在岐山下築城定居。邠地的百姓說：『周太王是位仁德的君子，我們不能失去他。』於是跟他

走的人，就如趕市集一樣踴躍。但也有人說：『這些土地是世代相傳下來的，不是我個人可擅自決定的，就算犧牲生命也不能放棄它。』請大王就上述二者，任選其一吧！」

平時不努力，臨時抱佛腳，對於事情也沒有多大的幫助。平時不修行不積德，災難一到，求天求地求人，也無法得到幫助，那只有恐懼哀傷的份了。

## ❖ 會意 ❖

**以小事大盡力合宜　充實自己自強不息**

**慎保性命適時脫離　另向發展顧好身體**

# 19 猶解倒懸（公孫丑上篇）

君子濟世猶解倒懸　假公濟私難以圓全
代天宣化無厭無倦　默默耕耘不可耀炫

自古有偉大成就的人，都是在各種環境中，堅持做好自己的責任，從來不會去在意，成功是否在己身呈現，等到水到渠成，實至名歸，自然能夠功垂萬世，千古流傳。歷來聖哲以濟世救人為職志，從來不考慮，是否會得到他人的感謝與回報，如此不厭不倦的精神，正是達到成功的要件。孟子對於聖王的為政，在此篇給學生公孫丑上了一課。

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姓公孫，名丑，乃齊國人。有一次與孟子的談話中，問孟子如果在齊國執政，是否要重建管仲與晏嬰那時的功

業呢？孟子表示沒有意願，於是問孟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建立霸業，晏嬰輔佐齊景公，使他名揚天下，難道管仲、晏嬰這種人不值得效法嗎？」

孟子說：「以如今齊宣王的條件，實行王政統一天下，可說易如反掌。」

公孫丑說：「照老師這麼說，那學生的疑惑就更大了。連周文王這樣德高望重的人，又活了近百歲才駕崩，都沒能使天下融和。等到武王周公繼承遺志，努力了很久，然後才使王政大行於天下。現在您把實行王政，說得那麼容易，難道文王還不值得效法嗎？」

孟子說：「怎麼可以拿來跟文王相比呢？商朝從湯王到武丁，賢能的君王有六、七位，天下人心歸向商朝已經很久了，時間久了，要變動就難了。武丁會見諸侯，統一天下，就易如反掌了。商紂雖然不好，但他離武丁不久，那些舊臣世家，所遺留的善俗、流傳的教化、

仁慈的善政，都還存在；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和膠鬲，這幾位治世的賢者，一同來輔助商紂，所以過了很久，才失去天下。那時連一尺的土地，都是商朝所有；連一個百姓，都是商朝的臣民。然而那時的文王，只有從方百里的土地興起，因而要推行仁政就很困難了。」

接著又說：「齊國有句俗話說：『雖然有智慧，不如順應時勢；雖然耕具已備齊全，不如等待合宜的農時。』現在正是施行仁政最容易的時機。當夏朝、商朝、周朝最興盛的時代，諸侯所持有的土地，沒有超過一千里的，然而如今齊國卻擁有這麼廣大的土地。其人煙稠密，所飼養牲畜的叫聲，到處都可聽到，從京城到全國各地。如今齊國已有許多的人民，土地不須要再開拓，人民也不必變動增多了。就此能推行仁政，稱王於天下，已沒有人可以抵擋了。」

繼續又說：「況且百姓對於王道的期待，已經好久，不在人間出

現了。現在百姓對於暴虐政治的擔憂，其心中的痛苦，沒有比現在更厲害了。一個飢餓的人，對食物是不會挑剔的；一個口渴的人，對於飲料是不會選擇的。孔子說：『德政的推行，比驛站傳達上級的政令還要快。』現在這個時候，如果有萬乘大國，要出來推行仁政，人民的喜悅，就如同倒掛的人被解救一樣。所以只要盡古人一半的苦心去做事，所獲得的成功，將是古人的一倍。這也要趁著這個時候，才能做得到。」

### ❖會意❖

**見人之苦如己之苦　見賢思齊全力以赴**

**勇往直前莫要反覆　祇要堅持走在正路**

## 20 浩然之氣（公孫丑上篇）

浩然正氣人人皆有　來自本性不假外求
習氣掩蓋必須要修　污染除盡自可不朽

自古以來，修身養性都是修道士所注重的問題，然而真正能達到功果圓滿，成就聖佛的，卻不是很多，原因在於見地和實踐的問題。修行的方法錯誤，猶如尋找目標，方向錯誤，那是永遠無法達到目的地的。修行的方法雖然正確，卻懶於依正道修行，依然不能到達目的地。當見地無誤，實踐無止，假以時日，必然有成就的一天。

是以佛家要我們福慧雙修，福有如雙腳，慧有如雙眼，修福不修慧，必然有盲修瞎練的危險；修慧不修福，雖可見到目標，卻止步不前，仍然沒能到達。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佛家說：「萬法唯心。」又說：

「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可見心正，所施的法即正；心邪，所施的法即邪。心動則氣動，心性淨化，就不會有氣亂竄的情形。浩然正氣來自於本性的自然流露，並非任何外力能左右它，卻會被不良習氣所埋沒。祇要不被慾望的習氣所污染，浩然正氣是常存的。孟子在此篇，論及浩然之氣的培養。

有一次，公孫丑問孟子說：「我斗膽請問老師，您的不動心，和告子的不動心，可以講解給我們聽一聽嗎？」

孟子說：「根據告子說：『對於不合道理的話，就不要放在心上去探求；如果不能讓自己安心的事，也不要因此而動氣。』如果不能讓自己心安的事，不要因此而動氣是可以的。不合理的話，就不要放在心上去探求，那就不對了。因為人的心志，是氣的主宰；那氣，是充滿整個身體。所以人的心志是最重要的，這氣還是在其次了。所以說：『要堅持守住心志，不要被外境引動而擾亂其氣。』」

公孫丑又問說：「老師你既然說：『心志是最重要的，氣還是在其次。』卻又說：『先要堅守心志，同時不要受引動而擾亂其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孟子說：「一個人心志專一，就會引動氣；可是氣專一，也會引動心志。現在就拿跌倒的人和快跑的人來比喻，都是氣的作用。可是到了後來，這氣反而引動了心志。」

公孫丑說：「我斗膽請問老師，您到底擅長什麼呢？」

孟子說：「就我所知來說，我善於培養我的浩然正氣。」

公孫丑說：「請問什麼叫做『浩然之氣』呢？」

孟子說：「這是一言難盡的。這種浩然正氣，最為廣大，最為剛正。以正氣一直培養，不去損害它，就能充塞於天地之間。這個正氣，是要配合正義與真道養成，如果沒有，就會枯萎衰退。這正氣是要聚集道義而成長，不是偶然做一些合於道義的事，就可以取得的。

只要稍有不合於良心，那氣就會枯萎衰退了。」

撥雲自可見日，除妄自能顯真。佛性人人本具，由於受到習氣污染，才不能發揮智慧的良能，無法看清真理大道，讓自己永沉苦海之中。

## ❖會 意❖

**佛性智慧人人本具　祇要正心事事依律**
**自無偏差合乎規矩　可回無極不向六趣**

# 21 揠苗助長（公孫丑上篇）

順其自然萬世必昌　最要不得揠苗助長
刻意造作必然有傷　真誠應世必得讚賞

俗話說：「強摘的果實不甜，強求的愛情不美，強得的財貨不久。」放眼看天下，仔細看事物，可以發現一個不變的原則，那就是「自然最美」。然而世人由於私心太重，心中充滿了慾望，對待人事物，經常出現控制慾所表現的權威，希望一切都能順從於我。然而靜心地觀察，不難發現，世人皆以習性來指導，不知習性中的成分，有太多不合情理，不合公道的思惟，這些錯誤的觀念，將會成為待人處事的障礙，甚至是成功的致命傷。

孔子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不可成為正道，必然是偏差的邪道，那要成就正道就很難了。此時如果沒有良師益友導正，恐怕會離正道愈來愈遠，走上不歸路，這就是萬劫不復的主因。因而孔子又在《中庸》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自作聰明，反被聰明所誤導。

孔子又在《中庸》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錯誤的方法，必然導致錯誤的結果；走上邪道，必然難成正道；修道不修心，著於外相，無法返回至善的清淨地；揠苗助長，違反自然法則，勢必枯萎。孟子在此篇舉了宋人揠苗助長的故事，來說明告子的「不動心」是錯誤的，不是正道將無法達到良好的目的。

在公孫丑請教孟子，有關告子與老師孟子的「不動心」，有何差別時，經過一段的探討後，孟子說：「所以我說告子不知道『不動

心』的真正意義，因為他以為這動心的氣，是來自於外面的。因為浩然正氣，是要在平時的言行上，合乎道義才能培養出來。絕對不可以故意造作，從外表裝出合乎道義的行為，而且時時刻刻不可忘記，培養正義的事情，但也不可以刻意地去幫助它成長。」

接著又說：「千萬不可以像那宋國人一樣，宋國有一個人，因為耽心他的稻苗，長得不夠快，於是辛苦地把田裡的稻苗，一一將其拔高，然後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中，對他家裡的人說：『今天真的夠累了，我整天在田裡幫助稻苗長高了呢！』他的兒子聽到之後，趕快跑到田裡一看，那稻苗全部都枯乾了。」

孟子繼續說：「如今世上的人做事，不像宋人一樣，用拉拔的方式，幫助稻苗長大的人，那真是太少了。以為在平時守道義培養正氣，是沒有利益而放棄它的，就好像是那些不用正當方法，去培養稻苗長大的人，卻使用揠苗助長的方式，想要幫助稻苗長大的人一樣，

這種作法不但無益，而且還會有所損害。」

平時對於自己所作所為，應該要時時檢測，發現有所偏差，應該即時匡正，不要等到事情發生，甚至事態嚴重，還不知悔改，終究走上絕路。自己不覺醒，縱使仙佛伸出援手，也很難救度不覺醒的人。如果不徹底反省，真正改進，縱使仙佛將你救出苦海，也會因不明理而再度沉淪其中。

## ❖會意❖

**順大自然必然興旺　遵循天理心胸寬廣**

**揠苗助長自我偽裝　未能成就小心發狂**

# 22 出類拔萃（公孫丑上篇）

眾星雲集出類拔萃　盡能濟世最爲可貴
明理修道不怕吃虧　業盡願了自與聖會

在《金剛經》中，曾述及佛有五眼：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具有佛性的人，理應具有此五眼的功能。眼是見地，是對事情了解的程度。肉眼只能看到形色，無形色即看不到；天眼可看到無形，卻看不到無形的思惟；慧眼可理解無形的思惟，卻不能有方法以對；法眼有方法以對，卻不能究竟圓滿；唯獨佛眼，可一觀究竟。孟子在此篇，用高超的智慧，分析聖人的同與不同。

伯夷，是商末孤竹國君的長子，起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齊為繼承人。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接受，後兩人投奔到周。周武王伐紂

時，兩兄弟曾攔馬諫阻武王。周滅殷商後，兩人隱居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伊尹，商初的賢相，名摯，助湯伐桀滅夏，於是王天下。商湯駕崩，其孫太甲無道，伊尹放諸桐宮，等到其悔過，再迎之復位，卒時，帝沃丁以天子之禮葬之。

有一次，公孫丑與孟子談到古代聖人的話題，公孫丑問說：「伯夷和伊尹是怎樣的人呢？」

孟子說：「他們處世的方法不同。不是他認可的君王不侍奉，不是他認可的人民不役使；天下太平就入朝當官，天下不太平就隱居於野，這是伯夷的處世態度。任何君王我都可侍奉，任何百姓我都可役使；天下太平可入朝為官，天下不太平也可入朝為官，這就是伊尹的處世態度。可以當官就當官，可以退隱就退隱；可以久處其位，就久處其位，可以臨機速退就速退，這就是孔子的處世態度。他們都是古代的聖人，我沒能做到他們的地步，但是我的心願，就是要學習孔子

的行為。」

公孫丑又問說：「伯夷、伊尹對於孔子而言，都是同等的嗎？」

孟子說：「不！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像孔子那麼偉大的人物。」

公孫丑又問：「那麼他們有相同的地方嗎？」

孟子說：「有！如果能得到百里的地方，讓他們去當君王，都能夠使諸侯來朝服，統一天下。要他們做一件不合道義的事，或殺一個無辜的人，因而得到天下，他們都不會去做，這就是他們相同的地方。」

公孫丑又問：「膽敢請問，他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孟子說：「宰我、子貢、有若，他們都足以知道聖人的行為，但不至於曲意阿附自己喜愛的人。宰我說：『依我所觀察的孔夫子，其賢能遠超過堯舜。』子貢說：『看到歷代帝王所制定的禮法，就可

知道所行的政事；聽到他們所製作的音樂，就可知道他們的德行。從現在開始，以至於百世之後，以此判斷百世君王的治亂，是絕對不會有錯誤的。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像孔夫子那麼偉大了。』有若說：『不止是人類有此差別，就是麒麟相較於一般走獸，鳳凰相較於一般飛鳥，泰山相較於一般土堆，河海相較於一般路上的小積水，以上是同類相比較。聖人與一般人相比，也是同類。但聖人的品格，高出於同類，超越於眾人。自從有人類到現在，沒有可以勝過孔子了。』」

## ❖會意❖

**見微知著觀察入微　開發智慧心與道會**
**能明究竟最為可貴　清靜無為理天可回**

# 23 自求多福（公孫丑上篇）

攀緣權貴自取其辱　自強不息自求多福
爲公忘私必得天助　淨化其心自性自度

俗語說：「靠山山會傾倒，靠人人會落跑，靠自己最要好。」人間的無常，經常隨著時空，產生無情的變化，在我們的周遭，雖然有豐富的資源，可以提供我們應用，卻不能讓我們隨心所欲的控制。因而平時不可著力於攀緣，而忘了藉環境充實自己，讓自己在與環境的接觸中，增長智慧學習圓滿。攀緣只能讓我們學得投機取巧，卻未能增長智慧，一直尋求外力的支持，卻忘了古來「自求多福」的明訓，終有一日，必須單獨處事時，將無法面對考驗而敗下陣來。

光靠他人同情的支援，那不是長久之計；不如自己學有一技之長，才

是究竟的辦法。要治理好國家，領導者必須培養德量增長智慧，才能聚集良才，善用良策，為國為民創造幸福的環境。如果自己無德無能，光想靠一些阿諛的小人，聽其花言巧語，勢必驅走有才德的君子，國家不敗亡才怪。想要脫離苦海，卻不能在心性的淨化上下功夫，卻都一直在法術上追求，不但不能脫離苦海，說不定還會因施法術錯誤，讓自己墜入三惡道。孟子在此篇，對他的學生，要想有成就，必須靠自己去實現，自求才能獲得多福。

孟子在齊國當客卿時，有一次在講學時，談到「自求多福」的道理，他對學生說：「君王只要施行仁政，就能使國家太平人民安樂，自身可享榮樂；如果不施行仁政，國家將敗亡人民遭痛苦，自身將遭屈辱。現在既然不喜歡受屈辱，卻又不施行仁政，就有如不喜歡潮濕，卻又居住在低下的地方一樣。如果討厭屈辱，就不如重視德行，尊重賢能的人，任用道德高尚的賢士，使其在位，招請才華出眾的能

人，使其任職。當國家政治安定了，趁著這個好時機，修明政教，使得全國上下紀律能森嚴。能做到此地步，雖是大國，也會感到畏懼而不敢侵犯了。」

接著又說：「《詩經　豳風　鴟鴞篇》載：『趁著天還沒下雨，趕緊採取桑根的皮，把住處的門窗修理好。治國能及早施行仁政，今後的百姓有誰敢來侮辱我呢？』孔子讚歎這首詩說：『寫這首詩的人，應該知道治國的道理。一位君王能夠治好國政，還有誰敢來欺辱他呢？』如今治理國家的君王，在平安無事的時候，就開始縱慾享樂、怠惰驕傲。這種行為，正是故意替自己招來禍患。其實，一切的禍患或幸福，沒有一樣不是自己求來的。」

繼續又講解說：「《詩經　大雅　文王篇》載：『經常應該念念不忘和天命配合，自己多在修德上追求，自可多獲福報。』《尚書　太甲篇》載：『上天所降的災禍，還是可以逃避的；但自己所造的災

禍，想逃也逃不掉。』就是這個意思了。」

孟子在《孟子　盡心上篇》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平時致力於明心見性的志業，不管一生壽命的長短，平時能拿出良心來待人處事，就是最好敬事上天的方法。《大學》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些都可讓我們達到「自求多福」，而且還能增長智慧。

## 會意

**萬物皆備我須善用　不知善用必然困窮**
**自求多福須行中庸　攀緣受阻醜態是窘**

# 24 天下無敵（公孫丑上篇）

慈悲應世天下無敵　開啟智慧應事不迷
仁心濟世真誠無欺　淨化心性可會菩提

孔子在《論語　子罕篇》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三軍勇士壯大無比，可以成為天下無敵手，但其主帥仍有被取代的一天，唯有一個人的志氣，為了完成目標，達成任務，可以任勞任怨，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財貨不能動，美色不能搖，可以成為天下無敵的大丈夫，那是心性的作用。

六祖惠能大師在《法寶壇經》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開發自性，即可展現佛如來的智慧，慈悲所至，天下無敵，所以稱本性是

丈夫、天人師、佛。可見要成為天下無敵手，必須具足至高的能量，而至高的能量，來自於浩然正氣，也是本性功德自然的流露。《金剛經》以此經中所言金剛比喻本性，其所發揮的功德能量，大過於世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孟子以君王如果能夠推行聖王的仁政，所治理的國家，必然天下無敵。

有一天，孟子在向學生講課時，談到君王治理政事，如何才可以成為「天下無敵」的王者。孟子說：「君王治理政事，在任用人事方面，應該要尊重賢士，任用有才能的人，讓真正有才德的人，能各就其位，各展其能，那麼天下的賢士，就會感到由衷的喜悅，願意前來朝中奉獻，輔佐君王治國。」

接著又分析說：「在市場上的買賣，只要課徵其店稅，不再徵收貨物稅。或是制定合理有規律的法令，使交易能有秩序。在必要的時候，連市稅也不徵收，那麼天下的商人，心中都會感到喜悅，而且願

意將貨物運到市場來交易。在所設的關卡，只負責檢查出入的人員和貨物，不徵收稅金，那麼全天下的旅客，都會感到喜悅，而且願意取道這個國家。對於耕種的農人，只須幫國家耕種公田，不再徵收私田的租稅，那麼全天下的農人，都會感到非常高興，而且願意前來此國耕種了。無論在什麼狀況下，不要再增加百姓的負擔，那麼天下各國的人民，都喜歡遷移到此國當他的國民了。」

孟子又繼續說：「相信天下各國的君王，如果能夠施行這五項的德政，那麼鄰國的百姓，仰望他就如同自己的父母一樣。如果有人想要去攻擊這位君王，百姓會認為如同率領其子女，來攻擊他自己的父母一樣，群起護衛。這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未曾有的成就。所以君王如果能照樣去做，那天下就沒有與他對敵的人了。天下沒有人與他對敵，那麼這位君王就是奉天命行事的天吏了，像這樣的君王，還不能稱王於天下的，那簡直是沒有的事。」

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篇》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寡矣。」多慾傷身蒙蔽心性，自然體衰多病且無智慧；能夠清心寡慾，自然身心健康而有智慧。能強身健智，可以經營人間的幸福生活，可以獲得眾人的尊敬而化人，可以離世成就聖佛流傳萬世，一舉數得的利益，怎可輕易放棄呢？

## 會意

**自私損人天下為敵　常行公益成就妙奇**
**大愛應世歡天喜地　攜手同修共進菩提**

# 25 惻隱之心（公孫丑上篇）

惻隱之心展現仁德　度人度己過煩惱河
本性具有明者真樂　愚昧之人無可奈何

至善本性，超越善惡，不可因己善而以為高人一等，生出傲慢之心，此時更應該精益求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可因人惡而以為無可救藥，生出鄙棄之心，此時更應該憐憫其境，幫助其離惡向善。修士必須知道，人人本具善良的佛性，只因在塵世受到慾望沾染而覆蓋，無以展現本性的功能。猶如太陽被黑雲遮住一般，不得見其光明，等到雲開霧散，自可重見光明。只要解除妄念的遮掩，本性的智慧光必然照耀人間。

修道士之所以要修持，是要修去其本無，保持其本有。本無之心，如《法寶壇經》所載：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

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又如《孚佑帝君醒心真經》所載：貪得心、瞋怨心、殺傷陷害心、忤逆凌犯心、奸淫偷竊心、占奪爭鬥心、欺蔑侮弄心、奸詐誆騙心、嫉妒毀謗心、諂媚趨附心、驕矜傲慢心、慳吝苟簡心、奢靡逸樂心、妄想分外心、求謀鑽利心、眷戀富貴心、憂愁貧賤心、計較得喪心、分別爾我心、炫耀名譽心、遮蓋過失心、瞞昧自欺心、膠執自是心、疑惑猶豫心、懊悔改變心、畏難退縮心、安逸自在心、苟且小就心、責效旦夕心。如此之心當要除盡。本具有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德之心，當要堅持保有。孟子在此篇，更進一步說明。

有一次，孟子在向學生上課時，談到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孟子說：「人人都具有一顆，不忍傷害人的憐憫之心。古代聖王因有不忍害人的憐憫之心，施行不忍害人的仁慈政治，那麼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掌上運轉那麼容易。為什麼說人人都具有一顆，不忍心他人受害的憐憫之心呢？譬如現在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子，快要跌落井裡去了，

無論什麼人，都會感到驚懼，而生出憐憫的惻隱之心，這種心情都是出於自然的，並不是藉機想要結交他的父母親，也不是想要鄉里的親朋好友來讚揚他，或是不喜歡聽到小孩的哭聲，或者是怕別人敗壞他的名聲，才這樣做的。」

接著，孟子分析說：「從這點來看，沒有同情心的人，就沒有資格當人；沒有羞恥心的人，就沒有資格當人；沒有禮讓心的人，就沒有資格當人；沒有是非心的人，就沒有資格當人。同情的心，是仁的開端；羞恥的心，是義的開端；禮讓的心，是禮的開端；是非的心，是智的開端。一個人有了這四端，就有如身體有四肢一樣。自己本來就俱有這四端，但卻說自己做不到，是自己傷害自己。如果說他的君王做不到，那就是在陷害他的君王。」

接著繼續說：「凡是人都應該知道，自己都俱有這四端，還要積極地把它擴充出去，其威力就如同大火開始燃燒，泉水開始涌出一

樣。一個從事政治的人，假使能夠擴大這四端，就可以保護天下的百姓；如果不能將它擴充，連自己的父母也不足以奉養了。」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此為上天附在本性的八寶，理應保有，隨時應事，不可喪失。

## 會意

**四維八德人性本有　靜心體悟不必外求**

**喪失此德必然蒙羞　開發佛性自可長久**

# 26 反求諸己（公孫丑上篇）

遇事不順反求諸己　學習圓滿一切合理
莫執自我縱慾癡迷　正己化人可至善地

《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守本分是做人的基本條件，自己的立場都站不穩，如何去幫他人呢？豈不是會越幫越忙，最後將是亂成一團。自己不會游泳，卻想下水救人，是非常危險的；以盲導盲，將有墜入懸崖深淵之危，會使事情更加嚴重而已，於事是無補的。

是以平時要多磨練自己、充實自己，以備不時之需。如果遇到挫折，應該要反省自己，而不要去怪罪他人，如此的作為，才可以增加歷練，增長智慧，而且能得到他人的尊敬，是以孔子在《中庸》說：「射有似乎君

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一位君子想在德行方面有所進步，就要做到如《中庸》所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以想要成為一位有德君子，要能「居易以俟命」，不可如小人那樣「行險以徼幸」。孟子在此篇，以「反求諸己」為主題，來教導學生，並分析其道理。

孟子要求自己，以及教導學生，遇到事情，要多「反求諸己」，才是待人處世最好的方法。孟子說：「造箭的人，他的本性難道比造盔甲的人不仁慈嗎？可是造箭的人，為了生意的關係，只怕所製造的箭不能射傷人，而製造盔甲的人，唯恐所製造的盔甲，不夠堅固讓人受傷了。專為人祈福的巫師，和專為人製造棺木的匠人，也是同樣的道理。所以一個人選擇職業，不可以不謹慎啊！」

接著又說：「孔子在《論語　里仁篇》說：『村里中要有仁德的風俗，才是美好的。如果居住的地方，不能選擇有仁德的地方居住，怎能說是有智慧呢？』談到這仁德，是上天所賜尊貴的爵位，也是世人最安全的居所。要行有仁德的事，沒有人會阻攔我們，如果還不知道去實行仁德，就是沒有智慧了。一個人如果不仁慈、沒智慧、沒禮貌、無道義，那就只能當供人使喚的奴役了。當人家的奴役，卻又感到可恥，這就如同造弓的人，以造弓傷人認為可恥；造箭的人，以造箭傷人為可恥，是一樣的情形。」

孟子繼續說：「如果認為傷害人的職業是可恥的，那就不要做，不如就去實行仁德之事。要實行仁德，就和射箭是一樣的。射箭的人，必須先端正自己的姿勢，然後再發射。如果沒有射中目標，也不能埋怨射術勝過自己的人，反而是要責問自己，工夫未精熟才是。」

修道要從修心做起，由修心而修身，再齊家、治國、平天下，由近而

遠，由小而大，由下而上，如此循序漸進，穩紮穩打，必然會有效果，因而《中庸》載：「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

## 會意

**修道修心多加反省　洗滌染心本性必明**

**精進無懈直到清淨　了願了業直達天庭**

# 27 君子不由（公孫丑下篇）

不合正法君子不由　名利情愛不可強求
心生三毒必有纏糾　永沉苦海輪迴不休

古來對於「君子」的詮釋，在各書上，每個作者所表達的意境各有不同，有以君子為君王或君王的兒子，有以君子為上位，有以君子為大人，有以君子為男子，有以君子為品德良好的人，有以君子為德能兼優的聖人，在《論語》中，提到「君子」，有一〇九處之多。在《孟子》一書中，也多處提及君子。可見儒家對於稱呼品德方面的「君子」，是有其標準的。

《易經　乾卦　文言》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在《法寶壇經》中，把丈夫、天人師、佛列為同等。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下篇》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由此來看，丈夫、大丈夫、君子，這些名詞所表現的意境，有其相同之處。孟子在此篇，對於君子、聖人，還是有其區隔的。

柳下惠（西元前七二〇年至前六二一年）姓展，名獲，字子禽，又稱季禽，是魯孝公的兒子公子展之後代，又有展禽、展季、季子的稱呼，是盜跖的哥哥，展喜的弟弟，因食邑柳下，諡號惠，故稱柳下惠，為春秋初期魯國的大夫，官至士師，掌理全國的獄政，曾三次被罷免其官職，仍不離開祖國。

有一次，孟子在教學中，談到伯夷與柳下惠，其個性各有特點，但以君子的觀點來看，還是各有所偏。孟子說：「伯夷這個人，不是他該侍奉的國君就不侍奉，不是他該交的朋友就不結交，不在惡人的

朝廷當官，不跟惡人交談。在他看來，在惡人的朝廷當官，跟惡人交談，就如同穿戴上朝的衣冠，坐在污泥灰炭一樣，讓人感到不舒服。把這種討厭惡人的心詳究起來，就如同有時與鄉下人站在一起，那個鄉下人帽子戴不端正，他向鄉下人看了一眼，即時就走開了，好像就要被這個鄉下人污染了似的。所以當時各國的諸侯，雖然派了許多人，善盡說話的能事，要勸他去當官，他都不接受。他不接受的原因，是由於他認為諸侯都不乾淨，不適合他的心意，於是就不屑地離去了。」

接著，孟子又對柳下惠作出評論，他說：「柳下惠這個人，對於侍奉不好的君王，不會感到羞恥，雖然當小官，也不會感到卑微；一旦任官職，就會盡全力，不隱瞞自己的才能，一切作為都會按照道理，不被上級任用也毫無怨言，遇到困窮的環境也不憂愁。所以他說：『你是你，我是我，雖然在我身邊赤身露體，怎會玷污到我

呢？』所以他也能自得其樂，和那人站在一起，自己也不會失常。別人留住他，他便留住。之所以能因他人留住而留住，就是不一定要辭退啊！」

因而孟子總結說：「伯夷的胸襟過於狹隘，柳下惠的態度不太恭敬。狹隘和不恭敬，一個賢德的君子，是不會這樣做的。」

君子並非著重於口頭的稱呼，而是要有賢德的內涵。

## ❖ 會意 ❖

**為君子儒非小人儒　心口如一走向正途**
**注重名相無一是處　有德君子眾人仰慕**

# 28 天時地利（公孫丑下篇）

天時不如地利人和　不明此理勝果難得
糊裡糊塗惡法難捨　難以灑脫無法歡樂

孫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人體是人心使用的器具。這與佛家所言「萬法唯心」、「萬法由心生，萬法由心滅」，有異曲同工之效。《三字經》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古來聖佛都說：「至善的本性，人人皆有。」這說明了人人都具有佛性，都擁有佛如來的光明智慧。

《十地經》云：「眾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為五陰黑雲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此宣說光明的本性，被塵慾覆蓋之後，不能發揮照亮前程的功能，讓自己在黑暗中摸索，

無法認清真相，因而胡亂行事而造下諸業，不明事理，導致判斷錯誤，生出許多障礙。如果不求教明師，得到明師的指引，恐怕將一錯再錯，永沉苦海而難以出離。

當世人的智慧受到蒙蔽，對於實相不能清楚，糊裡糊塗的行動，必然導致失敗而悔恨終身。《易經　乾卦　文言》載：「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由於聖人徹知天道的運行，將其理向大眾宣說，眾人才能依理行事，不致重蹈覆轍。亞聖孟子在此篇，說明天時、地利、人和，對於世人行事的影響。

有一天，孟子在對學生授課時，談到「天時、地利、人和」時，他說：「得天時還不如得到地利來得好，得地利還比不上得人和來得好。譬如有一座城邑，其內城有三里，其外城有七里，敵人來圍攻這城邑時，卻無法取勝。敵人既已前來圍攻，一定是審慎挑選過攻打的天時，然而仍是無法取勝，這就是說明了選天時不如得地利來得好。

又譬如有一座城邑，其城牆建築得不可說不高，其護城壕挖得不可說不深，士兵們所用的兵器不可說不銳利，以及所穿戴的盔甲不可說不堅固，所準備的糧食不可說不多。可是當敵人前來攻城時，守護的兵士卻棄城而逃，這正是說明了獲得地利，還不如人和來得好。」

接著，孟子又分析說：「因此可說：要限制百姓出入，不必靠國家的疆界；鞏固國家的防禦，不必靠山河的險要；要使威權震懾天下，不必靠武力的強大。凡是治理國家能合乎道理的，就能得到多人的幫助；治國不合於正道的，要來幫助的人就少了。少人幫助到了極點，就連至親好友都會背叛；多人幫助到了極點，全天下的人都會前來歸順。以天下人都能前來歸順的國家，去攻打連親友也背叛的國家，那有不勝利的理由。所以有道德的君王，雖然不喜歡戰爭，然而一旦戰事發生，那一定是會戰勝的。」

世人待人處事，要能依正確的道理行事，才不至於發生錯誤。所以平

時要多充實自己，用以開發寶貴的智慧，讓自己的本性出來主事，才能依理行事。修行之事也是一樣，平時要多親近明師，開啟智慧，才能走上正道，回歸無極。

## 會意

**禮能以和最為尊貴　加上天時地利必魁**
**不重人和仍然吃虧　三者俱全功成名遂**

## 29 尊德樂道（公孫丑下篇）

尊敬聖德樂行正道　以身作則模範是好
上樑不正下樑歪倒　修道修心一直到老

《中庸》載：「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這誠是從至善的本性所流露，是智慧的結晶，是走向正道的原動力，唯有誠才能令人走向聖佛之道。在此篇，孟子以另類的方法，提醒君臣、父子、朋友之間，要以誠相待，才能圓滿成事。

有一次，孟子要去晉見齊宣王，宣王派人來說：「我本該來見

您，可是著涼了，不能受風吹。明天早上就能上朝辦公了，不知夫子明早能上朝，讓我見到您嗎？」孟子回答說：「很不幸，我也得病了，明天不能上朝。」

到了明天，孟子前往齊國大夫東郭氏家去弔喪，公孫丑說：「昨天剛託病不能上朝，今天就去弔喪，恐怕不好意思吧！」孟子說：「昨天有病，今天已經好了，怎麼不可以去弔喪呢？」

齊王聽說孟子病了，就派人帶著醫生前來探病，孟子的堂弟孟仲子回答來人說：「昨天王命召見，恰好病了，不能上朝。今天病稍好一些，已經上朝去了，我不知他是否能到朝中？」隨即派幾人到路上攔住孟子說：「請您一定別回到家中，即時上朝去一趟吧！」

孟子不得已，只好繞道前往景丑氏家借住一晚。景丑氏說：「在家內要講究父子的倫理，出外要講究君臣的倫理，這是世人相互間重大的倫常關係。父子之間以恩愛為主，君臣之間以尊敬為主。如今我

只看到齊王對你的尊敬，卻看不到你對齊王的尊敬。」

孟子說：「唉！這是什麼話呢！齊國人沒有人肯將仁義的道理，講給齊王聽，難道以為行仁義是不好嗎？他們的心中是不是想說：『何必跟他談仁義的道理呢？』如果是這樣，那麼沒有比這個更大不敬了。我除了堯舜治世的道理，其他的我都不敢在齊王面前說。所以我敢說，齊國沒有一個人比我更尊敬齊王了。」

景丑氏說：「不！我不是說這個，《禮記 曲禮篇》說：『父親召喚，兒子不等應諾，要及時前往；國君召喚，不等馬車備好就出發。』你本來要去朝見，現在聽到君王的召令，反而不去，似乎不合乎禮儀的規範。」

孟子說：「難道我說的不合理嗎？曾子說：『晉王和楚王的財富，我是比不上的。但是他們倚仗財富，我倚仗仁德；他們倚仗爵位，我倚仗道義。我何必自以為比他們不足呢？』不合道義的話，曾

子會說嗎？這些話或許另有道理吧！天下公認的尊貴有三種：一種是爵位，一種是年齡，一種是道德。在朝廷上講究爵位，在鄉里講究年齡，輔助君王統治百姓講究道德。怎麼可以因獲得高爵位，而輕視年齡大品德好的人呢？所以想要有大作為的君王，不可隨便召見臣子，如果有事要商量，要主動到臣子那裡，才能顯出君王尊德樂道的態度。如果不能如此，恐怕就不能和他有所作為了。」

## ❖會意❖

**君臣相待要合道義　父子相處要依道理**

**朋友來往不可互欺　待人處事誠心誠意**

# 30 受與不受（公孫丑下篇）

該受則受無理不受　受與不受分才要守

其中關係熟知明透　貪婪接受品德鄙陋

從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觀察，我們想要的非常多，但真正需要的卻不多，這是貪婪之心所產生無窮慾望的現象。因而只要生活富裕一些，隨時隨處只要看到自己所喜歡的，就會買回來堆放著，有些東西一輩子也用不到，卻成了佔用空間的廢物，每當要搬家，整理環境的時候，還要費一番功夫，花一些搬運費，將它送到垃圾場。這種行為，如果不時刻加以檢討，再出現的或然率是很高的。

待人處事能依循中庸之道，無過與不及的行為，是最完善最美好的，古來聖哲無不以此為言行的準則。孔子在《論語　泰伯篇》說：「禹，吾

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因夏禹的作為，能依中庸之道，是以孔子讚歎。又《論語　憲問篇》載：孔子向公明賈詢問公叔文子說：「公叔文子真的能做到不言、不笑、不取嗎？」公明賈回答說：「那是告訴您的人，沒有說清楚。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可見取與不取，都要合理，才是主要的考量，孟子在此篇說明了他的處理原則，以為我們的參考。

古宋國，為周初賜殷紂庶兄微子啟的封地，都商坵，春秋時為五霸之一，至戰國時，國勢日衰。西元前三五五年，宋恆侯被其子剔成所廢，自立為恆侯。後來為其弟康王偃所驅逐，自立為宋君，後改稱為王，因暴虐無道，於西元前二八六年，被齊、魏、楚聯合攻滅。古薛國，是周時封黃帝之後奚仲之地，春秋時為魯的附庸國，戰國時屬於齊國。齊宣王的相國田嬰，封地於薛，其子田文即位，即後世所稱的孟嘗君。

有一次，孟子的學生陳臻請教孟子說：「前些日子老師在齊國時，齊宣王要贈送您質好價高的黃金一百鎰（一鎰為二十兩），您卻不接受。最近在宋國，宋君（康王偃）贈送您七十鎰黃金，您卻接受了；又在薛地，薛君（孟嘗君）贈送您五十鎰的黃金，您也接受了。如果前些日子，對於齊王的贈送，不接受是對的；那麼，如今您接受宋君和薛君的贈送，就不對了。如果您今日的接受是對的，那麼前些日子的不接受，就不對了。老師！您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做法中，一定有一個是做錯了。」

孟子說：「我的兩個做法都是對的。當在宋國的時候，我將要到遠地旅行，對於遠行的人，照慣例有送路費的禮儀。宋君送禮金來的時候，他的言辭是說：『這是送行的禮金。』我怎麼可以不收受呢？當時在薛國的時候，因為有人意圖要傷害我，我應當有所戒備，薛君聽到我要作戒備，因此送一些錢來，他的言辭說：『聽說夫子需要戒

備防衛，所以送一些購買兵備的費用。』我又怎麼可以不接受呢？」

接著，孟子又說：「至於在齊國的時候，齊王送來黃金，並沒有說明其用途。沒有說明用途，卻無緣無故地送來黃金，這無異就是要收買我。那有品德良好的君子，可以用金錢收買的呢？」

## 會意

**取捨之間必合道義　言行舉止必須合理**

**莫見名利起貪著迷　易招禍害自我勉勵**

# 31 寡人之過（公孫丑下篇）

勇於承認寡人有過　虛心求教改過不惰

心中無過即是解脫　去除自我找到真我

古賢說：「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降生到世間，能生為人，是要讓我們有磨練的機會，可以在時時刻刻、在在處處，與人、事、物的接觸當中，學習圓滿，互相成就，如此在人間可過著幸福的生活，成就完美的人格，出人間可成就至善的聖格。因而平時要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律己之法，要能「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善於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自可消除惡念於機先，制止惡行製造惡業的機會。寬以待人的方法，不要計較他人的錯誤，並以他人的錯誤為自己的借鏡，並要能寬慰他人的錯誤，誠懇地勉勵其改過向善。

台灣諺語也曾說：「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當別人犯錯誤時，要提醒自己，並非以此來譏笑他人，並加以宣揚，如此是一種缺德的行為，有時激怒了當事人，恐怕會為自己帶來可怕的禍患。因而別人的錯誤，要拿來自我反省，不要讓自己重蹈覆轍，才是明智之舉。孟子在此篇，以戰士擅離職守，來促使孔距心反省，又拿孔距心的悔過，促請齊宣王反省。

現今在山東省汶上縣之北，有平陸故城，戰國時乃是齊國的屬邑，漢代時設置東平陸縣，以別於山西的平陸縣。南北朝時，稱平陸縣；唐朝時，稱中都。孟子曾到過平陸，那時的邑宰，就是齊國大夫孔距心。

有一次，孟子到了齊國所屬的下邑平陸，對那邑宰說：「你城裡守邊疆的戰士，如果一天曾經三次擅離職守，是不是要將他開除呢？」

邑宰說：「不必等到三次。」

孟子說：「那麼你的失職，就有如戰士擅離職守一樣，其過錯也實在太多了。在凶荒飢饉的年歲，你所治理的地方百姓，年老及瘦弱的輾轉棄屍在山溝中，勇壯的年輕人，逃散到四處去討生活的，有幾千人之多。」

邑宰說：「這不是我孔距心能夠辦得到的事情。」

孟子說：「譬如現在有人接受他人，替他放牧牛羊的責任，就一定要替人家找到畜牧的地方和草料。萬一找不到放牧的地方和草料，那麼，是應該將牛羊還給人家呢？還是站在那裡，眼睜睜地看著牛羊死去呢？」

孔邑宰說：「這就是我孔距心的罪過了。」

後來有一天，孟子朝見齊宣王說：「大王您所領導的邑宰當中，我認識了五個，其中能知道自己有失職罪過的，只有孔距心一個人。」

於是孟子將自己與孔距心的對話，對齊宣王述說一遍，齊宣王聽了之後說：「這也是我的過錯啊！」

古賢說：「聖人過多，賢者過少，凡夫無過。」平時能致力於觀照自己，不難發現，在自己的言行中，仍有許多有待改進的地方，如果能即時加以改進，成就聖佛的機會，指日可待。如果不將這些細微的過錯，即時將它清除，恐怕會在自己的寬恕下，使其由小錯變成大錯，甚至於罪大惡極。凡夫往往不知過錯，所以不知改進，終究還是凡夫，說不定還會掉入三惡道。

## ❖會意❖

**知過能改智慧自開　有過不改本性自埋**
**改與不改自我斷裁　升天墜地自我招來**

## 32 君子之過（公孫丑下篇）

君子之過發現即改　小人之過發現隱埋
君子聞過感恩禮拜　小人聞過試圖抵賴

孔子的學生子夏，在《論語　子張篇》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觀今之世，許多修行人以能具有通靈能力而自豪，並以此來炫耀，成為爭名取利的工具。常人不明其理，以為具有此能力的人，能為他招福去禍，所以趨之若鶩。不知道神通是敵不過業力的，甚至有些人明知，但抵擋不住眼前名利情的誘惑，仍然不顧後果如何，還是蠻幹下去，直到遭受厄運的懲罰，才呼天搶地求救，恐怕為時已晚。其實修行的功能，是在事情發生後的處理態度，從此看出其品德，此篇孟子分析甚清楚。

陳賈，戰國時齊國的大夫，陳厲公的後代，其祖先於春秋時，投奔齊國，改姓田氏，在齊國當官，其後世很昌盛，到了田嬰當了齊國的宰相，掌理齊國的政治，後殺齊君而自立為王。其姓氏則陳、田並用，所以陳賈是齊的公族，與齊宣王是同宗。西元前三一四年，齊宣王攻佔了燕國，後二年，燕國人擁立太子平，因而反叛。

齊宣王說：「我對孟子感到十分地慚愧。」

陳賈說：「大王您別那麼難過。您覺得您與周公相比較，哪一位比較仁慈而又有智慧呢？」

齊宣王心中不愉快地說：「哎！你這是什麼話！」

陳賈說：「當時武王滅紂王之後，將紂王之子武庚封在殷地，周公派其兄管叔監視武庚，後來管叔反而幫助武庚造反。如果周公早已知道管叔會助武庚造反，等他犯法再殺他，這便是不仁。如果周公不知道管叔，會幫助武庚造反，才派他監視武庚，這就是不智。仁慈和

智慧，像周公這樣的聖人，都還不能完全做到，何況是君王您呢？請讓我去見孟子向他說明。」

陳賈見了孟子，問說：「周公是何等的人呢？」

孟子說：「是古時的聖人。」

陳賈又問說：「周公派管叔監視殷紂王之子武庚，管叔卻幫助武庚造反，有這回事嗎？」

孟子說：「是有的。」

陳賈又問說：「周公知道他會造反，才故意派他去的嗎？」

孟子說：「不知道的。」

陳賈說：「那麼聖人也會有錯誤嗎？」

孟子說：「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弟弟要尊敬哥哥，不敢懷疑他會造反，周公的過錯，也不就是合乎情理嗎？而且古時的君子，有了過錯必定改過，可是現在所稱的君子，明知有錯，還將錯就錯，

不知道改過。古時的君子，有了過錯，就如同日蝕和月蝕一樣，人人都看得到，等到他改過之後，人人仍然敬仰他。現在所謂的君子，不但將錯就錯，還要強詞奪理來掩飾錯誤。」

## 會意

## 33 舍我其誰（公孫丑下篇）

救世重責舍我其誰　如此善願令人敬畏
拋棄私心良心無虧　普度眾生理天可回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可見每個人的本性中，都帶著天命來降世，這「天命」乃是上天賦予每個人的明命，是要我們完成「至善」的本性，才能做到「率性之謂道」，依著自己的本性良心去行事，就是率性，就是行於正道。如果未能在正道上，必然會有輪迴報應之事發生，要靠明師指引遵行聖佛之教化，才能回歸正道，所以說「修道之謂教」。

修道是要使我們回歸正道，其中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八寶的要素，世人能依循這八寶之品德行事，就是走上正道，努力往前走，即可回歸清淨的無極地。如果缺乏其中的一項，即是殘缺不全，必須要在輪迴中磨

練，直到找全為止。孝為八德之首，古賢也說：「百善孝為先。」孔子的學生有子在《論語　學而篇》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在《中庸》讚歎舜帝說：「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可見孝可立人，可安家，可治國。

孔子在《論語　為政篇》回答孟懿子問孝，回答「無違」時，樊遲不解，於是向他進一步說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在此篇，有關安葬母親一事，對於充虞所問加以說明，並藉此表明其為推展大道的責任。

古時周官有「充人」的職稱，是專管飼養祭祀用的牲畜，後來有以官名為姓。戰國時，有姓充名虞的人，是孟子十七位弟子之一，經常跟隨在孟子身邊。孟子在齊國當客卿時，由於母喪，乃回國為母親奔喪，安葬於魯國，有關棺槨的採治，都是委任充虞辦理。

喪事辦妥之後，在回齊國途中的南嬴邑休息時，充虞對孟子陳述，前所委任督治棺槨，因時間匆促，不敢多請示，如今回想起來，好像棺木過於美好，感到心中有所不安而自責。孟子安慰他說：「上古時代的棺槨，並沒有尺寸的規定，到了中古周公制禮之時，才規定內棺七寸厚，外槨作適度的配合。自天子到百姓都是如此，並不是為了美觀，而是要盡對父母的孝心。如果禮法不該有的，則不可為；如果財力不足的，也不可為。既然合禮法又有錢，古人都這樣做，我為何不能做呢？」

當孟子離開齊國時，充虞隨行，在途中請問孟子說：「夫子您好像不快樂的樣子，之前曾經聽過夫子說：『君子不怨恨天，不責怪人。』現在為何不快樂呢？」

孟子說：「當時說此話時，有當時的情形，現在有現在的狀況，情況有所不同。從歷史的整體來觀察，每隔五百年必有聖王應世，在

此時必有名聞天下的賢人出世。由周朝到現在，已經有七百多年了。以每隔五百年出一聖王的情形來看，也已經超過了；以時勢亂極必治的道理來看，也應該是可出聖賢的時候了。除非是天意還不要使天下太平；如果要天下太平，在今日的世上，除了我還有誰呢？我又有什麼不快樂呢？」

## 會意

**人間百善孝道為先　孝順父母如其在前**
**靈性之母要我德踐　待人處事慈悲讓謙**

# 34 君子德風（滕文公上篇）

小人德草君子德風　草上之風百姓稱頌
修道修心必須淨空　心中無礙萬法皆通

《大學》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可見修道的目標，在止於至善之地，想要達到此地，必須經過「定靜安慮得」五步功夫，才能依序完成「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接著又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之本在修心，是以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並且告訴我們「認真生活即修行」的真諦。可見做好自己，才足以為他人的表範，孟子在此篇，以行孝教導鄒太

子，展現君子之德如風，可以影響全國的草民。

西元前三二四年，滕定公死的時候，太子（即滕文公）對老師然友說：「前些日子，孟子在宋國曾經與我說一些話，我心中始終不能忘記。現在遭遇父親過世，我想請您去請教孟子，然後再舉辦喪事。」

然友到鄒國向孟子請教，孟子說：「很好啊！能盡力為父親辦理喪禮，盡到為人子女的孝心。從前曾子說：『父母在世時，要盡禮法去奉養；當過世時，也要按禮法去安葬、祭祀，這可說是盡孝道了。』有關諸侯喪葬的禮儀，我沒有學習過。但我曾經聽說：父母死後，守喪三年，穿的是毛邊粗布的衣服，吃的是粗食湯飯。自天子至於平民，夏商周三代，都是遵守這樣的禮法。」

然友回國向太子復命，太子決定守孝三年，可是宗族和長輩，以及文武百官都不願意。大家都說：「我們同宗的魯國先君，都沒有

這樣的做法，就是我們滕國的先君，也不曾有這樣的作法。到了您身上，卻要改變前代的做法，這是不可以的，而且我們的《志書》上也有說：『喪制的禮節，應該依照先代祖宗的儀式。』這就是說：『我們所說的，都是有依據的。』」

太子不得已，對然友說：「我之前未曾勤研學問，只是喜歡跑馬擊劍。現在父兄百官們都不滿意我的做法，我恐怕不能將葬父的大事辦好，希望您再次前去替我請教孟子。」

然友再次來到鄒國請教孟子，孟子說：「是的，這種大事本來就不能向他人求教的。孔子說：『國君去世，一切國事要聽命於宰相。繼位的新君，只喝稀飯，由於哀傷而面目黝黑，臨孝子之位便要痛哭，文武百官沒有人敢不悲傷，這是由於太子帶頭啊！』上位的人有所愛好，下位的人一定加倍效法。在上位的君子有如風，在下位的小民有如草，草被風吹，一定隨風伏倒。這件事情全看太子的作為

了。」

然友回國向太子復命，太子說：「是啊！這件事情的決定，確實在我身上。」於是太子居於喪廬有五個月之久，不曾發號施令。朝中的百官和公族都表示滿意，都說太子懂禮。等到定公出殯時，四方的人都前來觀禮，太子的表情哀傷，悲痛地哭泣，前來弔唁的客人，看了都非常感動。

## 會意

**身為領導修好自己　時處應事皆要合理**
**莫居其位勢利所迷　以身作則全民學習**

# 35 枉己直人（滕文公下篇）

委屈自己有利他人　合於正道居心以仁
不爲人知內心不慍　此可積德正道耕耘

《論語　子路篇》記載，孔子的學生子夏，在當莒父的邑宰時，有一次遇到孔子，請益有關治理邑政的方法，孔子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世人為五斗米折腰的情況，是十分普遍的，所以孟子在《孟子　梁惠王上篇》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人民為了滿足生活的需要，不擇手段去取得的情況，是習以為常的，因而《管仲　牧民篇》載：「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曾子在《論語　泰伯篇》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身為士人，當有堅強的意志，才不致於因環境引誘而改變意志，所以孔子在《論語　里仁篇》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在《論語　憲問篇》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說明士人有引導社會的責任，應有智慧，應該做就去做，不該做就不要去做，不要為滿足私慾而失去公理，所以孟子在此篇，對學生分析這些道理。

孟子的學生陳代說：「不願意去晉見諸侯，未免顯得心胸太狹隘些。假如去晉見他們，往大的方面想，可以幫諸侯統一天下；往小的方面想，可以幫諸侯稱霸。況且在《志書》上說：『受到一尺的委屈，能獲得八尺的伸張。』這事應該值得去做。」

孟子說：「從前齊景公出外打獵，用旌旗召喚管理獵場的小吏，那小吏不來，齊景公要殺他。孔子讚歎他說：『有志之士不怕棄屍溝壑，勇敢的人不怕掉腦袋。』孔子為何稱讚他呢？就是讚同這一點，

違背禮制的召喚，他不去。假如不等人家的召喚，自己前去求見，那有何意義呢？而且所謂委屈一尺，能伸張八尺的話，那是從利益的觀點說的。假如單從利益的觀點來考慮問題，那麼只要能得到利益，即使委屈八尺伸張一尺的事，難道也可以做嗎？」

孟子繼續分析說：「從前趙簡子派王良，替他的寵臣名叫奚的，駕車出去打獵，一整天都沒有獵取一隻禽獸，寵臣奚回去報告說：『王良是一個拙劣的駕車人。』有人將這話轉告王良，王良說：『再給我一次機會看看。』再三請求，勉強答應。果然只在一個早上，就射到十隻鳥，於是回來向趙簡子說：『王良是一個駕車的好手。』趙簡子說：『我就派他專為你駕車好了。』就將這個意見告訴王良，但王良不肯，王良說：『我依照打獵的規則為他駕車，他整天射不到一隻鳥；第二次不按規則，用詭詐的方法為他駕車，一個早上能射中十隻鳥。《詩經　小雅　車攻篇》載：「駕車的人不違背駕車的規則，

發箭能射中的，才算是善射。」我不習慣為那不懂規則的人駕車，請為我告辭。』駕車的人尚且知道，與不懂正規射箭的人合作是可恥的。如果不守正法，雖然能獲得堆積如山的禽獸，也是不肯去做的。如果枉屈正理去依從那些諸侯，這怎麼可以呢？況且你所說的話是錯誤的，自己已經枉屈了，是不可能去矯正他人的！」

## 會意

**言行合道遍行天下　仗勢欺人一切是假**

**無理行事心眼是瞎　掀開蒙蔽智慧發芽**

# 36 謂大丈夫（滕文公下篇）

永行正道謂大丈夫　富貴不淫意志堅固
貧賤不移甘受其苦　威武不屈堅行義路

《中庸》載：「《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有德君子總在他人不注意的細節，非常謹慎地用心處理；一般無德小人，總是恣情妄為，以滿足私慾，從來不知道錯誤的行為，會招來的厄運。所以《中庸》又載：「《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堪稱為君子的大丈夫，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的堅強毅力，在自修方面，才能做到如《中庸》所載：「《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君子在治國方面，才能做到《中庸》所載：「《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最後達於「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在此篇，就是在發揚儒家的精神，告示世人如何成為大丈夫？

公孫衍是戰國時的魏國人，由於曾當過犀首（即虎牙將軍）的官，遂以犀首代其姓名，是一位縱橫家，在當時遊說之士中，聲望僅次於蘇秦、張儀。蘇秦倡導合縱，相六國以抵禦秦；張儀提倡連橫，挾強秦以令天下。公孫衍則或倡合縱或倡連橫，身佩五國相印，威赫一時。

張儀也是戰國時魏國人，最初與蘇秦同學於王詡（鬼谷先生），蘇秦自認為才能不及張儀，學業結束後，各自遊說諸侯，蘇秦西往

秦，張儀南往楚，在與楚相飲酒後，丟了璧玉，其門人懷疑被張儀所盜，並將他鞭打數百下。張儀的太太因丈夫讀書遊說，卻遭受奇恥大辱，悲恨不已，張儀伸出舌頭問妻子，舌頭還在嗎？其妻說還在，他說只要舌還在，當可縱橫天下。於是在蘇秦的設計之下，助其入秦為相。由於當時，張儀與公孫衍不和，各顯遊說的才華，兩人只要一發怒，必定有戰爭之事發生，因而諸侯都非常害怕。由此可知，遊說之士一日不滅，天下就永遠不會太平。

當時有一位縱橫家，名叫景春的人，向孟子說：「魏國的公孫衍和張儀，不就是可稱為真正的大丈夫嗎？他們只要一發怒，就能夠遊說諸侯，使他們互相攻伐而生恐懼。只要他們安居在家中，就能使天下停止戰爭。」

孟子說：「這那可稱為大丈夫呢？難道你沒有學過禮嗎？男子到了二十歲，行加冠禮時，由父親主持其事，並面加教導；女兒出嫁

時，母親主持其事，將她送到門口，並告誡她說：『嫁到夫家，一定要孝敬公婆，做事要謹慎，不要違背丈夫的心意。』以順從為正道，這是做婦人應守的規矩。」

接著又說：「要住在天下最寬廣的仁里之宅，站在天下最中正的禮儀之位，要走在天下最開闊的道義之路。得志的時候，與百姓一起走；不得志的時候，自己走自己的路。富貴不能使他淫亂，貧賤不能改變他的心志，威武不能使他屈服，這樣才能稱為真正的大丈夫。」

## 會意

**修好自己即是修道　推己及人才能稱好**

**己所不欲施人最糟　本末倒置煩惱自找**

# 37 大旱望雨（滕文公下篇）

久受旱困黎民望雨　世不太平百姓憂慮
上位剝削下民委屈　及時來雨眾人所需

孔子在《中庸》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天下國家的主導者是人，將人治理好，國家就會安定，天下就會太平。要想將國家治好，孔子在《中庸》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領導者如果能努力實踐這九經，生活在困苦中的百姓，會有如大旱望雨一般去等待，真正能實踐得好，就有如久旱逢雨一般快樂。

孟子在此篇，回答他的學生萬章，小國要如何實行仁政？在實踐的當中，難免會有許多情況發生，諸如引起大國的注意而強加壓力，讓事情無法如願去完成。因此，從事任何事情，都應該先有充分的了解，仔細的策劃，應變的措施，堅持的毅力，決斷的智慧，才能圓滿其事，所以孔子在《中庸》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孟子的學生萬章，問孟子說：「宋國是個小國，想要施行王天下的政策，如果招來齊、楚兩個大國的妒恨，前來攻伐，那要怎麼辦呢？」

孟子說：「從前湯王居住在亳邑，與葛國相鄰。葛伯非常放肆，又不祭祀祖先，湯王派人去責問他：『為何不祭祀呢？』葛伯回答說：『沒有能力準備祭祀用的牛羊。』湯王派人送去牛羊，葛伯將牠們吃掉了，並不拿去祭祀。湯王又派人去責問他：『為何不祭祀

呢？』葛伯回答說：『沒有能力準備祭祀用的米糧。』湯王便派亳地的百姓，去幫他們耕種，派老弱的人送飯給耕作的人吃。葛伯卻帶領百姓在中途攔截，搶奪送飯人的飯菜，不給就殺掉。有個小孩攜帶肉和飯送到田裡，他們搶走了肉飯，還將小孩殺掉。《尚書》上說：『葛伯與送飯到田裡的人為仇。』說的就是這件事情。」

接著又說：「就是因為殺死這個小孩，所以湯王才出兵討伐。天下的人都說：『湯王不是為了要奪天下的財富，是為天下百姓報仇的。』湯王初次征伐，自從葛國開始，共有十一次征伐，天下沒有人與他為敵。向東面討伐，西面的部族就埋怨，向南面討伐，北面的部族就埋怨，都說：『為何把我們放在後面才來攻伐呢？』老百姓盼望湯王的討伐之師，就如同大旱盼望下雨一樣。在湯王征伐時，做買賣的不必休市，耕作的人不必停止。懲罰那些暴虐的君王，安撫那些無辜的百姓，就如同天上下一場及時雨一樣，百姓都非常高興。《尚

書》上記載：『等待我們的君王到來，如果我們的君王來到，就不必再受暴君懲罰之苦了。』」

由此可見，要能成為百姓如「大旱望雨」渴望歸附的君王，其德量必須具足，才能造就帶領百姓走向正道的聖王之治，有如《中庸》所載：「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 會意

**利人利己大家歡喜　害人害己為慾所迷**
**古來聖佛可學其理　修道修心必須盡力**

# 38 一傳眾咻（滕文公下篇）

一曝十寒一傳眾咻　效果不佳令人心憂
找出原因必然有救　付諸實行成果必優

孟子在《孟子　告子上篇》說：「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能生者也。」這是當時，孟子對昏庸的齊宣王所說「一暴十寒」的比喻，想要喚醒齊宣王，不要再糊塗於政事了。孟子說：「王也太不明智了，雖然天下有易於生長的生物，可是將它放在陽光下曬一天，卻又將它放在陰寒的地方凍十天，那怎能活下去呢？我跟君王在一起的時間很短暫，君王即使有了一點點從善的決心，可是只要我一離開您，那些奸臣又來誘惑您，您又聽信他們的話，叫我要如何呢？」

接著孟子又說：「下棋看起來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專心去學習，也是無法贏棋的。奕秋是全國最會下棋的能手，他教了兩個徒弟，其中一個非常專心，處處聽從奕秋的指導；另一個徒弟，卻常眼看天上的飛鵝，準備用箭將飛鵝射下。兩個徒弟雖然都是拜奕秋為師，然而兩人下棋的成績卻有天淵之別，這並非他們的智力有差別，而是專心的程度不同。」

孟子對於齊宣王所說的一番話，說明了學習除了要有好的老師之外，還要能專心，才能有好的成績。接著，孟子在此篇對宋國的大夫戴不勝，說明學習的環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以「一傅眾咻」的成語來說明。

孟子在宋國為客卿時，有一次在與宋國的大夫戴不勝談話時，談及「一傅眾咻」的影響。孟子對戴不勝說：「您想要您的君王施行善政嗎？我明白地告訴您，譬如有一個楚國的大夫在此地，希望他的兒子學習齊國語，那麼他要請齊國人教導他呢？還是請楚國人教導他

呢？」

戴不勝說：「當然要請齊國人教導他。」

孟子說：「一個齊國人教他齊國的話，如果眾多的楚國人，時時刻刻說楚語來干擾他學習，雖然每天都責打他，逼迫他要將齊國語學好，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帶他到齊國臨淄內，莊嶽等地的鬧市上居住，經過幾年，雖然每天鞭打他，逼迫他依舊講楚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孟子繼續說：「你說薛居州這個人，是個賢能的善士，所以你舉薦他在宋王的身邊，可以隨時諫勸宋王施行善政。假使在宋王的身邊，無論是年紀大的，或者年紀小的，無論官位高的，或是官位低的，都能夠像薛居州一樣的賢能善良，那麼宋王又能跟誰去做不好的事情呢？假使在宋王的身邊，無論年紀大的，或是小的，無論官位高的，或是官位低的，都不像薛居州那樣賢能善良，那麼宋王又能跟誰

去做好事呢？所以如果只有一位薛居州，勢力過於孤單，又怎能勸化宋王施行善政呢？」

《易經　乾卦　大象》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話提醒我們，大自然的一切現象，都是我們最好的指導者，只要我們善於觀察，好好的取用，必然可以在不斷的學習當中，獲得非常好的常識，並藉此開發良好的智慧。

## ❖會　意❖

**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入不敷出心中發慌**

**若不精進受苦發狂　如何修心找回性王**

# 39 言距楊墨（滕文公下篇）

楊墨邪說眾人不明　受其誘惑心性不靈
亞聖孟子智高心清　言距楊墨令其不行

依據《論語　微子篇》的記述，孔子在周遊列國時，有一天，途中遇到長沮、桀溺在一起耕種，於是派子路去問路。長沮問說：「那個駕車的人是誰？」子路回答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的。」長沮說：「他應該知道路。」再問桀溺，桀溺問說：「你是誰？」子路說：「我是仲由。」又問：「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回答說：「是的。」桀溺說：「天下的局勢如此的混亂，然而誰有能力去改變呢？而且你與其跟隨避開人群的人，不如來跟隨隱世的人。」接著不停的耕種。子路回頭向孔子報告，孔子悵然失意地說：「人是不與鳥

獸在一起居住的，我不與世人在一起生活，而要和誰一起生活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孔丘就不必從事改革的志業了。」

從聖人的特質中，不難發現，他們都是為了眾人，不顧自己的辛勞，也不在乎別人對他的看法，只要能對濟世助人有所助益，必然全力付出。孟子在此篇也表明他為了發揚孔門儒家的精神，在百家齊鳴的時代，不惜當時的人說他好辯，他仍是為了維護正道，獨排當時眾家的論說。

有一次，孟子的學生公都子向孟子說：「外面的人都說老師喜歡辯論，敢問這是什麼緣故呢？」孟子說：「我怎麼喜好辯論呢？我的言論也是出於不得已的。」於是孟子說明其理由，他說「堯舜既沒，聖人道衰」、「暴君代作」、「民無所安息」、「邪說暴行又作」、「天下又大亂」、「世衰道微，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憂懼，所以才撰寫《春秋》，以明其心志。

孟子接著又說：「當聖王不再出現，諸侯任性胡為，隱士也隨便

發表言論，楊朱和墨翟的邪說佈滿天下。天下的言論，不是歸附楊朱，就是歸附墨翟。楊朱講的是為私我，這是目中無君王存在；墨翟講的是兼愛，是心中沒有父親存在。這目中無父無君的存在，就是禽獸。公明儀說：『廚房有肥肉，馬廄有肥馬，但老百姓有飢色，田野上有餓死的屍體，這就是率獸食人。』楊墨的學說不消滅，孔子的道理就不能發揚，是因為這種邪說欺騙了百姓，堵塞了仁義的道路。」

繼續又說：「仁義的道路被堵塞，就如同率領禽獸吃人，人們互相間殘殺，我為此感到憂慮，為了捍衛古聖先賢的道理，抵制楊朱、墨翟，駁斥其荒誕的言論，使宣揚邪說的人行不通。這些謬論從心中產生，就會妨害正道的行動；妨害正道的行動，就會妨害政治。如果聖人再起，也不會更改我的話。」

孟子又說：「從前夏禹平息了洪水，使得天下太平；周公合併了夷狄，趕走了猛獸，使得百姓安寧；孔子作成了《春秋》，使得叛

亂的臣子、不孝的逆子感到害怕。《詩經　魯頌　閟宮篇》載：『戎狄是要防範的，荊國和舒國是要嚴懲的。』這些目中無君、無父的行為，是周公所要嚴懲的對象。我也想要端正人心，抑制謬論，反對偏激的行為，駁斥誇誕的言論，來繼承這三位聖人，我難道是喜歡辯論嗎？我是不得已的啊！總之，能夠以正道真理拒絕楊朱、墨翟邪說的人，就是聖人的門徒了。」

## 會意

**觀念正確必須固守　獨排眾議不受蠱惑**

**推行正道不可怠惰　信心十足不折不扣**

# 40 規矩方圓（離婁上篇）

以規畫圓以矩成方　正道匡心莫入左旁
探究聖經除憂心放　心性灑脫莫被慾綁

綜觀世事，世人所做的行為，必然有所目的，只是有人智慧敏捷，能夠有條有理去行事，經常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有些人，處理事情，卻心不在焉，糊裡糊塗過一生，這種人大多一事無成。依據《論語　衛靈公篇》記述：有一天，孔子的學生子貢，向孔子請問為仁之道，孔子回答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這是學習待人處事最為有效的方法。可見行事之前，能夠於事先做足準備，必可獲得良好的結果。孟子在此篇，用「規矩方圓」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

孟子說：「離婁的眼力雖好，公輸班的技藝雖高，如果不靠規和矩的器具，也不能劃成方和圓；師曠的耳力雖聰敏，但如果不依據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就是堯、舜二帝，不施行仁政，也不能治平天下。如今有些君王，雖然具有仁心，也有仁慈的聲譽，但百姓卻不能受到他的恩澤，不能留下好模範給後人效法，就是由於不能施行仁政。所以說，空有善心，是不足以治理國家的；空有善法，仁政是不會自動發生效率的。《詩經　大雅　假樂篇》載：『不要有所偏差，也不要有所遺漏，一切遵循舊的規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錯誤的，從來沒有過。」

孟子接著分析說：「聖人既然已竭盡眼力，接著又用規、矩、準、繩，來製作圓的、方的、平的、直的器具，那後人就可以應用無窮了；先賢既然已竭盡耳力，再以六律、六呂來制定五音，那後人就可以應用無窮了。既然已竭盡心思，接著推行不忍人受苦的仁政，那

麼仁政的德澤就可覆蓋天下了。所以說：堆高必定在丘陵上才會省工，挖深必須在川澤地才會省事。政治也是一樣，如果不依循仁政來施行，怎可說是有智慧呢？」

繼續又說：「因此，只有仁慈的人，才可以處在統治的地位；不仁慈的人處在統治的地位，就會散播禍害給民眾。在上位的人，不守道義的準則；在下位的人，不守法令的制度；在朝的人不相信道理，百工不相信尺度；官員觸犯道義，百姓觸犯刑法，國家還能生存的，那是僥倖。所以說：城牆不夠堅固，兵甲不夠多，不是國家的災難；田野尚未開闢，錢財不夠集中，不是國家的禍害。在上位的不講理，在下位的不學習，惡劣的刁民紛紛興起，國家要滅亡就快了。」

孟子又說：「《詩經　大雅　板篇》載：『上天正要傾覆你的國家，就不要再多費口舌來附和了。』這泄泄和沓沓的意思差不多，都是吵雜多言隨聲附和的意思。侍奉君王不過問做得對不對，進退不講

究禮法，開口便詆毀先王的聖道，這就是喋喋不休。所以要責求君王認為難行的仁政，叫做恭；向君王陳述善道，阻塞邪念，叫做敬；認為君王不能行仁政的，叫做賊。」

待人處事之道，在於誠心為人好，是以平時要能要求自己「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以此來勉勵大家，如果社會上的人，互相間能以此互相規勸，必然很快能移風易俗，絕對不可成為賊害道德的鄉愿。

### 會意

**淨化己心移風易俗　十分善心本性純樸**
**人人修心走向正路　自然得樂避離眾苦**

# 41 順天逆天（離婁上篇）

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因果必報天理昭彰
惡必招殃善必得賞　常行正道身心安康

孔子在《論語　里仁篇》說：「富裕和權貴，都是世人所喜愛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獲得，雖然得到了，也不能安心享受。貧窮和鄙賤，都是世人所厭惡的，如果不以正當的方法避離，目前的窮困和貧賤，是甩不掉的。一位君子如果拋棄了仁德，怎能成就君子之盛名呢？真正的君子，是不可以有短暫的時間違背仁德的，雖然在急促倉皇的時候，必然依仁德行事；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依然要依據仁德行事。」

聖人知道，唯有依正道行事，才能獲得天助人助，獲得昌盛的成果是必然的；如過為了私慾逆天行事，導致眾叛親離，下場難看是不言可知

的。孟子繼孔子、曾子、子思之後，一直以發揚孔家儒學為職志，此篇闡揚順天、逆天的道理及其後果，以為世人參究。

有一天，孟子談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的道理，他說：「天下政治上軌道的時候，小德的諸侯會聽命於大德的君王，小才的諸侯會聽命於大才的君王；天下政治不上軌道的時候，小國的諸侯會受到大國諸侯役使，弱國諸侯會受到強國諸侯的威脅，這兩種情形，是自然的情形。所以要順應天理行事，才能生存；背逆天理行事，就會滅亡。齊景公說：『既然沒有能力命令別人，又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命令，這就是自絕於人。』他只得流著眼淚，將女兒嫁到吳國去。」

接著說：「現在有一些小國，學著大國一樣奢侈的享受，卻又不願意接受大國的命令，這就是如同學生求教於老師，卻又認為接受老師的教訓是可恥的。如果認為這樣是可恥的行為，那麼，就不如去效法文王的仁政。效法文王的仁政，大國只要五年，小國只要七年，就

一定可以統治整個天下。」

孟子繼續分析說：「《詩經 大雅 文王篇》載：『商朝的子孫，其數目非常眾多，然而上帝的天命已經降在周朝，商朝的子孫也只能臣服於周朝了。為何要臣服於周朝呢？因為天命無常，雖然商朝的群臣具有美德賢才，也只好拿著酒食到周京去助祭了。』」

又說：「孔子感歎地說：『想要行仁政的君王，千萬不可對百姓做出虛偽的行為。』如果一國的國君好行仁政，天下自然沒有人會來敵對。如今諸侯想要使天下人不敢來敵對，假使不實行仁政，就如同手拿熱燙的東西，卻不願意以冷水澆手一樣。《詩經 大雅 桑柔篇》載：『誰能手執熱燙東西，卻不用水來澆冷呢？』」

《中庸》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世事皆順從因果律，自造因自受果。是以《中庸》

又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因而平時要能謹言慎行，是修道士要時刻提醒自己的，同時也是世人要免於災禍的重要方法。

### ❖會意❖

**順天逆天皆己所為　順從天命才是可貴**

**叛逆天命必然自毀　君子修道天命敬畏**

# 42 三年之艾（離婁上篇）

三年之艾事先備藏　未雨綢繆可減損傷
觀前顧後情況明朗　早做準備臨時不忙

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一章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此話告訴我們，已經悟開道理的人，卻不自負以為悟明道理，才是真正具有上等智慧的人。還沒有悟明真理，卻自以為悟明真理的人，其實是一種病態。唯有知道病態，而且能認清及去除的人，才能避免病態的發生。聖人之所以不會犯下如此錯誤的病態，是因為他能認清這些病態，而且不使它發生。是以先賢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因能清楚認知自己的不良習氣，加以改進，才有成就聖佛的機會。凡人不明此理，爭功諉過，自以為居功就

有功，諉過就無過，終究還是凡人。

有病不醫，終究還是有病；有過不改，畢竟還是有過。明理人當要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孟子在此篇提出「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理論，提醒我們平時要多反省，多改過，多行善積德。

有一次，孟子講到桀紂失去天下的原因，是因其作為長久以來，暴虐無道，以至失去民心，所以他提出建議，凡是想要擁有天下的人，應該知道「七年之病」的病因，要有「求三年之艾」的準備，平時多行仁政，積善德，自可得民心而擁有天下。

孟子說：「夏桀和商紂失去天下的原因，是因為失去他的人民；失去他的人民，又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失去人民對君王的信心。所以要獲得天下是有方法的，要能得到民心的歸服，這樣才能得到天下。要能得到民心的歸服，也是有方法的，能獲得人民的信任，就能得到民心的歸服。要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也是有方法的，就是人民所

需要的就給他，並為他們聚集備用；人民所厭惡的，就不要施展在他們身上。」

接著又講解說：「人民的歸服仁君，就像水往下流一樣，又如同走獸奔走於荒野一樣自然。所以會在深淵驅逐魚類的是水獺，會趕走叢林中雀鳥的是鷂鷹之類的猛禽。為商湯和周武王驅趕百姓來歸服的，就是那殘害百姓的夏桀和商紂。現今天下的君王，如果有人喜好實行仁政，那麼各國的諸侯，都會為他驅趕人民前來歸服，雖然他不希望得到天下，也是推辭不掉的。」

孟子再說：「現在那些想得到天下的君王，好像生了七年的老病，必須找到三年的陳艾，才能得到病癒一樣。如果平時不預先準備陳艾，來治療老病，恐怕一輩子也找不到陳艾。如果不立志行仁道，恐怕一生也只有憂愁受辱的份，最後還要陷入死亡的後果。《詩經大雅　桑柔篇》載：『這樣的作為怎能獲得善果呢？只有導致大家走

向沉溺滅亡而已。』這就是不行仁政的下場。」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三章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勉勵我們要有自知之明，要有戰勝自己慾望的堅強力，要知道知足常樂常富，依理而行精神可以死而不亡。

## 會意

**真正強者戰勝自己　清靜無為自有功力**
**死而不亡明其真諦　止於至善會見菩提**

# 43 腹心寇讎（離婁下篇）

腹心寇讎不同情況　皆是人爲報應不爽

上下一心必可爲王　眾叛親離終究必亡

自古以來，聖王治理國家，必然以身作則，率民機先，重視民生，能夠做到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三章所說：「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能以平常心，喜悅地面對任何的人事物，能除去分別心，而以真誠的心相處，自然百姓能夠心服口服。

如果以權勢機智治國，以分別心對待百姓，使百姓心中感到害怕不安，致使百姓非要動用小聰明，耍一些小手段，才能將事情擺平，如此將使社會更加混亂而已，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七章說：「天下多忌

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在第六十五章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說明了領導者為一己之利益，用盡辦法來蒙騙黎民，收刮民脂民膏，終究與民為敵，難以長治久安，最後還是無利可得，無福可享。孟子在此篇分析治國利民之道。

孟子在當齊宣王的客卿時，有一天，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王如果看待臣子，能夠像手足一樣親切；那麼臣子看待君王，就會如同心腹一樣愛護。君王如果看待臣子，有如對待犬馬一樣輕賤；那麼臣子看待君王，就會如同國人一樣平常。還有更甚的，君王如果看待臣子，有如糞土草芥一般輕棄；那麼臣子看待君王，就會如同賊寇仇敵一樣嫉恨。」

齊宣王聽了孟子的說明之後，感覺君臣之間有些現實，就問孟子說：「禮制規定，離職的舊臣，對於曾經侍奉過的舊君王死亡時，還

要為他穿喪服，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受到舊臣心甘情願地為他穿喪服呢？」

孟子回答說：「對於臣子的勸善規過的話，能夠照辦，聽取好的意見，因而能實施，使得恩澤能惠及百姓的身上；臣子因故必須離開國家時，君王能派人護送他安全出境，又事先派人到他要去的地方，做好妥善的安排，並到處宣揚他的優點。離國三年之後，還沒有回到國內，然後才收回他的田祿房子，這就是所謂的三有禮。君王能夠做到這樣，就可以為他穿喪服了。」

孟子繼續分析說：「現在臣子對君王勸善規過的話，不能夠照辦，所建議的事情，也不見得會聽從，恩澤也不能惠及百姓的身上。臣子因故必須出國時，君王就下令拘捕阻擋，又想盡辦法斷絕，他前往國家的任用機會。在離開國家的當天，隨即收回他的田祿房子，這就是所謂的寇讎相對待，既然已經成為寇讎，那還有穿喪服的感情

呢？」

《戰國策　趙策一》載：「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世事大多在對待之中，你對別人好，別人就對你好；你對別人不好，別人也不會對你好。因而平時待人處事，要先發出好心，說出好話，做出好事，必然因好善的感應，讓環境能因而變好。

## 會　意

**有緣重逢天賜良機　隨緣了業造業害己**

**善了因果莫為慾迷　藉假修真攀緣則忌**

# 44 教射反害（離婁下篇）

不知報恩教人反害　爲利忘義來世還債
自作自受報應必來　錯誤觀念即時要改

《太上感應篇彙編》之「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載：「施恩求報，則貪心未忘；與人追悔，則吝心未化。貪而且吝，君子不為。《金剛經》曰：『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行布施。』又曰：『菩薩若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由此觀之，人能以財濟人，內不見有能施之我，外不見有受施之人，中不見有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一心清淨，則斗粟稱無涯之福，一文消千劫之災。若微有求報之心，雖施黃金萬鎰，終不滿一心之量也。至於追悔二字，尤人生大關鍵處。惡事追悔之，則將來惡念暫止；善念追悔之，則將來善念不生矣。人而施與後悔，莫如不施不與

之為愈也。」

可見施恩以不求回報為最殊勝，所得福報甚大。如果要求回報，其福報必受損，若因此而後悔，不但無功德，反而會生出許多後遺症。如果受恩於人，必須要時時刻刻存於心中，隨時要知道感恩回報。最要不得的是，不知報恩，還恩將仇報，那實在是禽獸不如了。孟子在此篇，舉后羿與逢蒙，以及鄭國的子濯孺子與衛國的庾公之斯的例子，分析恩將仇報，以及知恩報恩的實況。

大約在西元二千一百年前，夏朝仲康少康的時候，有一位名叫逢蒙的人，他跟隨有窮國的國君名叫后羿的，學習射箭，最後完全學會后羿所有的射術。逢蒙心中暗想：如今天下射箭能過勝我的，只有后羿了。於是就殺了后羿。

孟子評論這件事情說：「這件事情，后羿本身也有過錯，那就是收徒沒有審慎選擇。」

公明儀說：「后羿似乎沒有什麼過錯。」

孟子說：「不過是輕一點罷，怎麼能說沒有過錯呢？有一次，鄭國派遣大夫子濯孺子去侵犯衛國，衛國派遣大夫庾公之斯去追趕。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舊病復發了，拿不起弓來，我怕死定了。』他問駕車的人說：『追趕我的人是誰呢？』駕車的人說：『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說：『我可以活命了。』駕車的人說：『庾公之斯是衛國善於射箭的人，您卻說可以活命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子濯孺子說：『庾公之斯是在尹公之他那裡學射箭的，尹公之他曾經向我學習射箭。尹公之他是位品行端正的人，他所選取的朋友，也一定是品行端正的人。』」

孟子又繼續講述說：「一會兒，庾公之斯已經追到，看到子濯孺子不動手，就問說：『夫子為什麼不拿起弓來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舊病復發了，不能拿起弓來。』庾公之斯說：『我向尹公

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向您學射箭，我不忍心拿您傳授的射術，反而來傷害您。但是，今天的事情，是國家的公事，我不敢為私情而廢了國家的公事。』於是抽出箭來，在車輪上敲打，把金屬的箭頭敲掉，一連發了四箭，便轉身回去了。」

人情世故與公道義理的分界，是世人分辨的一大難題，當面臨公道與私情時，最好是兩相兼顧，但當情非得已時，小人的作風，將損公道以顧私情；君子的行為，將為公道而去私情。

### ❖會意❖

**公道私情一線之間　為公忘私可稱聖賢**
**人間無常世事多變　能守真常善化心田**

# 45 君子不患（離婁下篇）

該受則受君子不患　深明天律天道好還
糾結之時心念要轉　災來洗業心莫痛酸

《黎山老母明燈真經》載：「天地至公，長養萬物；日月無私，普照眾生。天道至正，無親疏之別；人心明暗，有善惡之分。稽查功過，半點無差。所以人之一舉一動，天地皆知；是故心之一思一想，神明盡識。人間所犯罪惡如山，多是奸盜邪淫，並及忤逆劫殺。」上天有好生之德，萬物普受天覆地載，大自然的一切互不干礙，而且還可相輔相成。然而天道受到人類私心的作祟，開始有了報應的現象，為了達於平等的準則，而有自然平衡的作用，因而產生生滅增減的現象。

天律的運作，皆是公平行事，世人不明其理，以得為喜，以喪為憂；

以進為善，以退為惡；以存為好，以亡為壞。不知天道的行徑，妄自非為，因而落入輪迴的苦海。《易經　乾卦　文言》載：「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明白天律的運作，能順天律前行而不違背者，只有聖佛才能。此篇孟子談論具有如聖佛之質的君子，遇事能坦然面對而不憂患。

有一次，孟子談到有關「君子不患」的理由。孟子說：「君子和眾人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於他的存心。君子平時都以仁德和禮讓存於心中。心存仁德的人，就能夠愛護別人；心存禮讓的人，就能敬重別人。能夠愛護別人的人，別人也會經常愛護他；能夠敬重別人的人，別人也會經常敬重他。」

接著又說：「譬如有一個人在這裡，他卻以凶橫的態度來對待我，如果是一位君子，遇到這種情況，一定會自我反省：我必定有先

對他不仁慈的地方，或是必定有對他無禮的地方，不然，這種事情怎麼會發生在我的身上呢？」

接著又分析說：「自己經過反省之後，如果沒有不仁慈之處，自我反省，也沒有對他無禮，他仍是依舊對我野蠻。那麼，君子必定會進一步的反省：是否我有不忠誠的地方？如果經過詳細省察，確實沒有對人不誠實的地方，但那人對我野蠻的行為，依然是一樣時，君子只能慨嘆說：『這只不過是一個無知的妄人而已，既然是這種人，那和禽獸又有何分別呢？對於禽獸，又何必去責難他呢？』」

孟子又繼續說：「所以君子會有終身的憂慮，卻不會有突然發生的禍患。這樣的憂慮是有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能在天下成為模範，還可以流傳到後世，而我仍然是一個普通人，這就是值得憂慮的事情。憂慮又要怎麼辦呢？就是要做到像舜一樣就是了。」

最後，孟子總結說：「至於君子所擔憂的事是沒有的，不仁慈的

事情不去做，無禮的事情不會發生，如此，假使還有橫禍飛來，那也不是自己招來的，君子也會認命而不會有憂患。」

孔子在《論語　述而篇》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又在《論語　衛靈公篇》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所憂慮的，在於靈性的成就，不在乎世間的功名利祿。

## ❖會意❖

**君子憂患不明自己　深入觀照是否明理**

**仁慈所至天下無敵　誠心所至童叟無欺**

# 46 不孝有五（離婁下篇）

不顧父母即是不孝　子女叛逆其理可曉
天理昭彰仔細瞧瞧　天道不爽可要明了

依據《孝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載：有一天，孔子閒居在家，曾參陪侍在旁，孔子說：「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恭敬地從座位站起來，說：「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可見盡孝是一生的事，從父母的生前，到了死後，心中都要有父母的存在，這是行孝的基本概念，並非只是食物的供養而已，所以孔子在《論

語》中，對於學生或當時的人士，對於孝道的詮釋，都因情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以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對於孟懿子，則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對於孟武伯，則說：「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於子游，則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於子夏，則說：「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孔子在《論語　里仁篇》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又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又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其他還有許多有關盡孝道的方法，此篇是孟子對於孝道的看法。

匡章，又叫章子或匡子，是戰國時齊國的名將，齊威王時，曾率軍擊退秦國的侵略。西元前三一四年，齊宣王六年時，乘燕國內亂，率十萬軍隊，從渤海進發，五十天，直接攻佔燕都。當時的人，認為

匡章是一個不孝子，孟子卻對匡章相當有禮貌，孟子的學生公都子感到非常疑惑，於是向老師請教其中的原由。

公都子問說：「匡章這個人，全國上下都說他是個不孝子，老師卻和他往來，還對他非常有禮貌，膽敢請問老師，這是為何呢？」

孟子說：「世俗上所說的不孝，大約可分為五種：身體怠惰不務工作，不顧父母親的奉養，這是第一種不孝；喜好賭博下棋飲酒作樂，不顧父母的奉養，這是第二種不孝；只喜好貨物金錢，偏顧自己的妻兒，不顧父母的奉養，這是第三種不孝；只放縱於追求耳目聲色的慾望，導致使父母羞辱，這是第四種不孝；喜歡逞勇與人打鬥，使父母親心生不安，這是第五種不孝。匡章難道有其中一種不孝嗎？」

孟子接著又說：「這匡章之所以枉受不孝的惡名，是由於他以兒子的身份，要求他的父親歸向正道，致使父子的意見不能相融。他不知道責求他人向善，只是適用朋友之間的道理。做兒子的要責求父親

向善，就會大大地傷害父子之間的恩情。那匡章的本意，難道不想擁有夫妻子母之間的天倫之樂嗎？」

孟子又說：「由於得罪了父親，不能和父親接近，自己只好趕走妻子，疏遠兒子，終身不受他們的侍養。在他的想法，認為不這樣做，他的罪過就更大了，這就是匡章的為人。」

## 會意

**萬惡淫首百善孝先　揚名後世孝終親顯**
**身體髮膚愛護自勉　人道之本孝行是踐**

# 47 好是懿德（告子上篇）

本性至善好是懿德　習性不良非爲胡扯
縱慾所爲惡報何樂　追根究理必有心得

從歷來聖哲對人性的看法，大致可分為，孟子的性善說，告子的不善不惡說，以及荀子的性惡說，各有各的論點，各依其見地而論述。猶如人身有毛、皮、肉、骨、髓之分，理有粗、細、微、妙、玄之分，《金剛經》對修行的見地，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之不同。人身是一個小宇宙，其中有理、氣、象三界之分，理為我人的理性，是孟子所論的性善；氣是我人的氣性，是告子所論的不善不惡；象是我人的質性，是荀子所論的性惡。不同的論點，各有不同的看法，各有不同的成就，古來聖人、賢人、凡人的不同，於此可見。

《中庸》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知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能十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這是指導我們精進明理致聖的方法，孟子在此篇，論及人性善惡的問題。

有一次，孟子的學生公都子與孟子，談論人性的善與不善的問題，公都子問孟子說：「告子曾經說：『人的本性，沒有善也沒有不善。』又有人說：『人的本性可以行善，也可以行不善。所以文王、武王在位的時候，那時的人民就喜歡行善；當幽王、厲王在位的時候，人民才喜歡暴亂。』還有人說：『有的人性是善的，有的人性是不善的，所以縱使有堯這樣的聖君，難免出現象這樣的壞人；雖然有

瞽叟這樣缺德的父親，卻也能生出舜帝這樣的好兒子；有商紂這樣殘暴的侄兒，而且當上君王，卻同時存在著微子啟、王子比干，這樣具有仁德的叔父。』現今老師說『人性本善』，那麼他們的說法都是不對了嗎？」

孟子說：「說到人性本來的真情，都是可以行善的，這就是我所說的人性本善。至於有些人不做好事，不能責怪他的本性不好。憐憫的愛心，是人人本有的；知道羞恥與厭惡不善的心，也是人人本有的；恭敬的心，也是人人本有的；知道是非善惡的心，也是人人本有的。這憐憫的愛心，就是仁德；這知道羞恥和厭惡不善的心，就是道義；恭敬的心，就是禮儀；知道是非善惡的心，就是智慧。這仁、義、禮、智四種美德，並不是由外來美化我們的，那是我們本來具有的，只是未能深入思考罷了。」

孟子接著分析說：「所以說：『只要用心去探求就能獲得，一旦

放棄就必定失去。』因而人的智慧，有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於難以數計的倍數，都是由於不能充分發揮本性的才能所致。《詩經大雅　蒸民篇》說：『天生眾多的人民，以及所生的萬物，都有各自要遵循的規則。百姓稟受上天的常德，本來就喜好美德。』孔子讚歎說：『作這篇詩的人，他一定懂得道理啊！』所以天生萬物必然有遵循的法則；百姓稟受上天的常德，所以必然喜好這種美德。」

## ❖會意❖

**至善本性人人具有　不善不惡氣性所留**
**性惡之說污染未修　速找明師大道是求**

# 48 魚與熊掌（告子上篇）

魚與熊掌難以抉擇　利益道義難以取捨
捨生取義必有厚德　智者明理能依此則

在《紅樓夢》中，跛足道人唱了一篇《好了歌》，其內容說：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這首《好了歌》所描述的情境，正是許多人在現實生活的寫照。世人總是想得多，真能得到的少，如此貪婪的心，讓自己一生奔波，卻未能真正享有其中的樂趣。最可怕的是，如此矛盾的心態，經常讓自己左右為

難，困擾自己，煩惱不已，造成人生無法幸福，難以出離苦海的主因。孟子在此篇，以「魚與熊掌」來作比喻，以作為修士的參考。

有一天，孟子談到人性的問題，經常在兩者之間難以抉擇，所以用「魚與熊掌」來做比喻。孟子說：「魚，是我所喜愛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愛的。這兩樣我所喜愛的東西，不能同時得到時，我寧願不要魚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愛的；道義，也是我所珍愛的。兩者如果不能同時得到，我寧願犧牲生命而取得道義。生命是我珍愛的，但有時所珍愛的超過生命時，就不能做出苟且偷生的事情；死亡是我不願意的，但有時所不願意的超過死亡時，也就不可為了生存，卻逃避死亡的禍患。」

接著又說：「如果世人所珍愛的，沒有比生命更重要的，那凡是可以使生命保存下來的方法，怎會不使用呢？如果世人所不願意的，沒有比死亡更嚴重的，那麼可以避免死亡的方法，怎會不去做呢？從

其中可以獲得生存的方法，卻有人不使用；從其中可以獲得躲避禍患的方法，卻有人不使用。因此可以看出，人們所珍愛的東西，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有厭惡的東西，有比死亡更超過的。這種情況，不單是有賢德的人，具有這樣的心，實在是人人都有，只是賢德的人沒有喪失而已。」

孟子又說：「好比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得到了可以存活，得不到可能要死。可是用輕蔑的態度，以叱喝的口氣，施捨給他人，那怕是餓著肚子的路人，也不會接受；用粗暴的態度，以腳踢的方式，施捨給他人，那就連乞丐也不屑接受。可是現在有人，為了得到萬鍾的俸祿，卻不去分辨到底合不合乎禮節道義，就收受了，這萬鍾的俸祿，到底對我有什麼益處呢？」

孟子再繼續說：「難道是為了住宅的豪華、妻妾的侍奉，以及所熟識的窮人，可用這些財物來周濟他們，以獲得他們的感恩嗎？以前

寧願去死，都不肯接受的，現在為了住房的豪華而接受了；以前寧願去死都不肯接受的，現在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了；以前寧願去死都不肯接受的，現在為了熟識的窮朋友感激我而接受了。難道這是不得已而去做的嗎？這就是所謂的失去本性良心啊！」

## ❖會意❖

**塵慾污染易生煩惱　轉眼之間年紀已老**
**若不明心如何是好　勸君醒悟早日修道**

# 49 天降大任（告子下篇）

天降大任必先磨練　通過考驗智慧展現
利己利人可爲範典　謙卑其事即是聖賢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萬物都是大道所幻化，上天的明命藉此賦予每個人的本性中，只要我們能以率真的本性行事，就是合乎正道。由於來到人間，受到習性的污染，因而漸漸偏離正道，忘記了自己來到人間的使命。

俗語說：「天生我材必有用。」世人無論自己的出生環境背景如何，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我們的境遇，都是上天為我們量身定做的，如果未

能悟開此理，就應該及早尋找明師，了解來到人間的緣由，上天派遣我們來到世間，各個都有自己應該要完成的使命，如果無法完成任務，就必須要一直在六道中磨練，直到了願為止。奉勸大家，莫要再繼續為人間的享受而造業，讓自己的靈性永沉苦海，萬劫不復。

古來聖佛深怕世人沉迷於世上的俗樂，沉淪在生死的輪迴之中，因而用盡各種方法，有倒裝下凡應世者，有經過宮廟佛堂臨壇教化者，有垂訓著書流傳化世者，方法雖然很多，不外喚醒世人，早日明理修道，莫要再沉迷於幻化的世界，早日回天以享天倫之樂。孟子在此篇，提及如何完成天賦的大任。

有一天，孟子談到有關於「天將降大任」的問題，以鼓勵當時的君王及學生，想要得到上天降大任，就必須要接受諸多的磨練，並舉出古代幾位賢士作為例證。孟子說：「舜最初的發跡，是從田野開始；傅說最初的發掘，是在築牆的苦役中；膠鬲最初的推薦，是在販

賣魚和鹽的行業中；管夷吾最初的舉用，是在當獄官的時候；孫叔敖最初被選拔，是隱居在偏僻的海邊；百里奚最初被推舉，是在街市上販賣牲畜。」

孟子一口氣說明幾位賢能的人，當初被舉用的背景，接著又說：「所以上天要把重大的責任，給與一個人承擔，必須先要嚴厲地磨練他的心志，勞碌他的筋骨，飢餓他的身體，消瘦他的肌膚，使他的身家貧窮，擾亂他的所行所為，使他不得順利。這是天意有意要激勵他，磨練他的耐性，增益他前所未能面對的經驗。一個人在經過多次的錯誤和失敗的教訓中，然後才能自我反省，改過自新，走上正路；要在心中受到困苦，思慮遭到阻礙，然後才會有所奮發。」

接著又說：「只有在這個痛苦的磨練過程中，表現出形容憔悴的表情，發出悲傷慷慨的聲音，然後才能徹底地明白人情世故。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個知法度的大臣，以及能夠輔助國君的賢士；國外沒

有與其抗衡的國家，以及外在的憂患。這樣的國家，經常是會被滅亡的，從這裡可以體悟一個道理，憂患可以激勵人生存，安逸享樂常致人於死地。」

俗語說：「溫室裡的花朵，禁不起風吹雨打的考驗。」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永遠沒有成就的機會，能面對逆境，增長智慧的人，才是成就世間偉人，以及出世為聖為佛為神為仙的好材料。

## 會意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開啟智慧渡煩惱河**

**修道修心必須積德　淨化心性回天方可**

# 50 孟子之後

孔孟思想傳遍天下　利益眾生萌生善芽
依道修行不可造假　成就聖賢心性無瑕

孟子是儒家傳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集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的名號於一身。他從小受到儒學的啟蒙，後來遊學於子思門弟子的司徒牛，悟得子思所傳的孔門心法，繼續弘揚孔子的聖道。他與弟子所編成的《孟子》一書，內容廣博，涉及多方面，受到秦漢之後君主的重視，使儒學不但成為封建時代，科舉必考科目，更是中華歷史文化的主流，影響中華文化思想幾千年。同時，孔孟聖道成為未來世界文化，非常重要的一環。世人尊稱孔子為「至聖先師」，尊稱孟子為「亞聖」，兩位聖者的影響後世，在世上並稱「孔孟聖道」或「孔孟學說」。

在秦朝、漢朝之後，漢文帝以科舉選取賢士，而且重視儒家思想。到了宋神宗時，《孟子》一書被列入科考，並追封孟子為「鄒國公」，以配享孔廟。宋朝大儒朱熹夫子，將《孟子》一書，與《大學》、《中庸》、《論語》合併，稱為《四書》，並列入科舉必考科目，一直到明清兩代，同時也成為儒家經典的主流。

在元朝，又加封孟子為「鄒國亞聖公」。明朝嘉慶年間，追封為「亞聖」，與復聖的顏子、宗聖的曾子、述聖的子思，合稱「四聖」或稱「四配」，以配享聖廟。

孟子的後代，著名的包括：第十代的孟喜，是東漢的文經學家；第十三代的孟嘗，曾任東漢會稽郡戶曹吏和合浦郡太守；第十七代的孟光，曾任東漢講部吏、蜀漢議郎、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和大司農；第十九代的孟宗，古代孝行模範，歷任孫吳監池司馬、吳令、豫章太守、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和司空；第二十一代的孟觀，在西晉歷任殿中中郎、黃

門侍郎、積弩將軍、上谷郡公和安南將軍；第三十三代的孟浩然，唐代的著名詩人；第三十五代的孟郊，唐代的著名詩人；第六十七代的孟毓溪，北京著名綢緞店「謙祥益」創始人；第六十九代的孟繼笙，北京著名綢緞店「瑞蚨祥」創始人；第七十三代的孟慶棠為「奉祀官」；第七十四代的孟繁貴，當代有名的相聲演員；第七十五代的孟祥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

孟子在中國固有道統中，自伏羲氏一畫開天，為第一代祖師，接著第二代為神農氏，第三代為軒轅黃帝，第四代為少昊，第五代為顓頊，第六代為帝嚳，第七代為帝堯，第八代為帝舜，第九代為夏禹，第十代為伊尹，第十一代為商湯，第十二代為姜尚，第十三代為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三位，第十四代為老子，第十五代為孔夫子，第十六代為顏夫子、曾夫子二位，第十七代為子思，孟子為第十八代祖師，稱為「前東方十八代祖師」。

宋朝的司馬光，在他的《家訓》中說：「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百年長久之計。」孟子一生的作為，皆為發揚孔門儒家精神而努力，不但在當代有匡正學風的作用，也為後世的文明，帶來莫大的功能，這句話在孟子身上正得到了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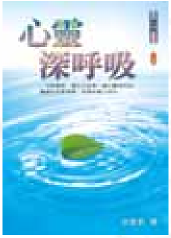
## 會意

**積德遺孫源遠流長　孟子聖德子孫興旺**
**古今中外萬民讚賞　成就亞聖至高為尚**

#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0　32K
耕心隨筆



心靈館 31　25K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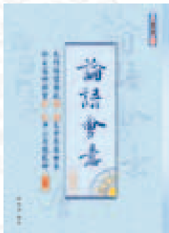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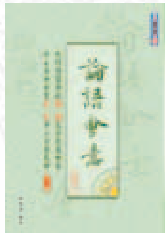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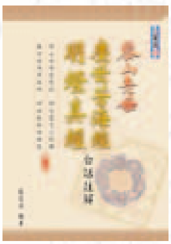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9　25K
論語會意卷上



心靈館 40　25K
論語會意卷下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心靈館 43　25K
黎山老母塵世苦海經明燈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4　25K
太上洞玄靈寶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論、破相論、悟性論、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0972-104-949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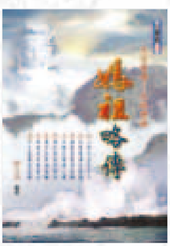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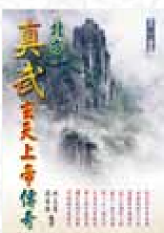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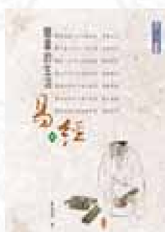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朽的故事. 五, 孟子篇 / 蘇俊源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3.06
面；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55)
ISBN 978-986-6574-41-2(平裝)

1.(周)孟軻 2.傳記 3.通俗作品

121.26 103011799

系列名／心靈館系列 55
書 名／不朽的故事︵五︶孟子篇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著 蘇俊源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886-2-2226-1515
傳真 886-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so-net.net.tw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3年06月2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